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萧志勇小说选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 多了一秒

萧志勇

无尽的黑暗。

一切都被胶在虚无之中。他仿佛感到意识被一点一点地噬去。他无法辨认偌大的地下室里纷乱棋布的杂物，甚至感觉不到头部的转动。他蹑著手脚，屏息而行。他痛恨自己在战斗中丢失了夜视镜及通讯器等装备，这对特种部队的队员而言是无法原谅的。

倏地，双手触碰到一堵墙壁，绝望的感觉随即填塞著他无助的心灵，他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依著墙壁颓然坐下，无奈地面对目下的形势：他眼前的敌人，犯案????，机智无比，是联邦政府通缉的重犯，过往，他总能在犯案後逃去无踪，不留下任何线索。这次联邦政府精心布下天罗地网，却仍然给这家伙枪杀数名警员後突围而去。他奉命追蹑至一座丢空了的大厦，与对方爆发猛烈枪战，同来的队员都死光了，就只剩他一人。看著手中的手枪，还有仅馀的一发子弹，他惟有无奈苦笑。

这里该是个结束吧。心想。敌人手持重型枪炮、弹药充足，足够令自己的身躯在瞬间变成蜂窝。

最重要的是，对方手持夜视镜。

被杀是迟早的事，他只能坐以待毙，或被慢慢折磨至死，仿佛这是场狮子与兔的追逐战。「警员追捕重犯未果壮烈牺牲」 - - 他几乎可以预见明日报章上的大字标题。

尽管他拥有那种特殊能力，但此情此境，对他而言只图添讽刺。想到这里，他苦涩一笑。还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子时，便察觉到自己拥有预视未来的能力，然而预知的却只是仅仅一秒 - - 也就是说他仅能预知下一秒发生的事情。他的一切和正常人无异，看的世界却比常人早了那麽一秒。然而那到底有何用处？一秒过去得太快，预知的事情在瞬间便已到来，他不能藉这种洞悉先机的能力成为钜富 - - 因为总没有些赌博容许你在结果公布前一秒仍然下注的。渐渐地，他发觉这多了一秒竟是这麽无用，有时刻甚至为他带来痛苦。他记起一次亲眼目睹交通意外，他预见那女孩子被货车撞倒，可是在下一秒已成事实，他明明能预知结果，却偏偏无力挽回 - - 除非他能在预知後一秒内救走她，否则他就得接受那残酷的未来，无力改变。

敌人就在附近。他的感觉从不会错。也许就在前方某处窥视著自己？不，太黑了，甚至连前後左右也无法辨认。这刻的他，却偏偏记起了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奇怪，人的脑子总在生死关头想起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 - 还是人之将死，一生的记忆会像录像机般重播一次？他想到少年时最喜爱到游戏机中心玩「侵略者」游戏，因为他总能凭著那多出了的一秒，去预知敌机的飞行路线，避开侵略者的攻击，并将之击落。他曾想像自己是能预知一切的大预言家，带领世人逃过厄运。可是现实中，他却仅能击退侵略者，保卫游戏机中的世界。後来渐渐长大，他已不喜欢到游戏机中心，也甚少再使用那种能力。

回忆仍像潮水般纷至沓来。他又想起从前投考特种部队时，其中的空手道搏击测试。在比赛时，他处於极度紧张的状态，他集中精神留意著对方

的一举一动，企图在对方攻击以前先发制人。在决定性的最後一个回合，他忽然「看」到眼前对手使出左侧踢向他扫来，他想也没想便施以一记右旋踢，将对方击倒。事後谈起，才知道对方虽有意以左脚攻击，但还未提起左脚，却像早被识破般遭到还击。他心中清楚，首次庆幸拥有那一秒的预知能力。

一秒！目下他仅能靠枪膛中的一发子弹，还有那多了的一秒去对抗敌人。他旋即摇了摇头，一秒，可以跑到那儿？可以看到甚麽？他埋怨自己，要是能预知更多，那怕是多一点点，他断不会追捕敌人至此，也不会身陷险境……

但是——一秒！他总觉得，他拥有的一定会比对方多些……忽地他脑际灵光一闪，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游戏……

他无惧地慢慢背墙而立，双手紧握著那仅予他一次机会的左轮手枪，他全心全意集中精神，紧盯著前方的无尽黑暗，他知道对方很快便会看到他，他有的不多，只有一秒。

倏地一丝火光在他右前方一闪即逝，他猛然醒察，那是对方在下一秒向他开枪时所发出的火光。他没有犹豫也没有想便举枪朝火光处射去，在半秒间，子弹无误地穿过了对方心脏，将对方在下一秒向他射击的意图彻底粉碎。

他整个人像虚脱般跌坐地上。自此以後，他再也没有预见下一秒。

## 红楼梦魇

萧志勇

谨以本小说向科幻大师 Issac Asimov 致敬 除莎士比亚外，或许咱们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当除夕联欢舞会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每个人情绪高涨，任谁也不会听到他俩的对话。

尤其是两个已喝得半醉的老头儿。

「我得告诉你，老洪，」

喝得烂醉的艾萨克教授边说道，边将第五杯伏特加朝桌上一拍後灌进肚里。「除了教务处加薪太少以外，我这年头总算交上好运。尤其是那个计划——他妈的那个史上最狗屎的计划——」

洪教授搓著酒杯，一脸长髯，面色通红。他本来就不喜欢这种舞会，是艾萨克这家伙说有好多上等红酒喝，硬将他拉来的。他看著一室灯红酒绿，神迷目眩，已开始想离开了。

「对，艾萨克。好运。跟我走吧，我不想再??在这地方了。」

「走甚麽！」

艾萨克教授大声吼叫，声音迅即被惊涛般的人声淹没。「你可真不合时宜！要是让曹雪芹那小子来到——」

洪教授拿著酒杯的手凝在半空。「你是说，嗯，曹雪芹？」

洪教授一脸狐疑。他任教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却无法猜透为何任教物理学的外籍教授艾萨克会无??说出曹雪芹这名字来。

「可不是！」

艾萨克教授吼道。「我想连老洪你也闻所未闻！《中外学者时空交流计划》！哈哈！」

这小子真的醉了。洪教授心想。

「我们用大学里最先进的科技，将过去的人送到现代呀，」

艾萨克继续说著，「不过是简单的时空转移吧了。」

洪教授掀著长须，望著台上。五杯伏特加。老天。

「教务处随便选了好几个，其中一个就是曹雪芹。他来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

「你喝得太多了，艾萨克。」

「我真不明白为甚麽教务处会选中他。那时候他一脸稚气，还未有甚麽成就。」

「艾萨克。」

「再来一个伏特加！」

忽地艾萨克抬头朝侍应喊著。

「我就知道你不相信。也难怪，这计划只有艾伯特教授、老约翰等几个知道……。」

「你不是在说笑吧。」

洪教授忽然想起，过去一年他们几个确是神秘兮兮地召开过几次教务会议……。「说甚麽笑！哼，曹雪芹那小伙子真可爱，他对我们的文化迷恋极了。我曾带他参观大学校园，他最喜爱到图书馆的小说部留连……。」

洪教授怔著眼。侍应放下第六杯伏特加，艾萨克教授又是「拍」地一声，一饮而尽。

「嗯，不幸得很，计划在那时被迫中止。」

「为甚麽？」

「还不是资金短缺！或许他们觉得这计划根本是狗屎。」

艾萨克阖上眼皮。

「呀，我想我真的醉了……。」

「艾萨克，你得把话说完呀！」

「噢，那当然。最後嘛，教务处当然是将他送回那个时代呀。」

艾萨克喃喃说道。

「临走前他问我可不可以拿些书回去做纪念。我说时空交流计划规定，古人是不可从现代带走任何东西的，可是，老洪，你晓得这是一种礼貌呀，现代人对古人的礼貌呀！」

「…那…你给了他甚麽书？」

洪教授颤声问道，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清醒了，但却感到仿佛置身梦境之中。

「我著他自己挑选，你知道我不会看你们中国的方块字的。」

艾萨克教授说道，通红的脸上竟有几分忸怩。「我著他在你的书柜里随意挑一本。老洪，别别别光火，一本而已。」

洪教授把嘴巴张得大大的。他前些天整理书柜时，真的发觉最底一格的古典小说里好像真的缺了一本甚麽书……。

「然後他便回去了！哈哈！」

艾萨克大叫著，旋即砰一声扒倒桌上，独剩洪教授在桌旁发怔。

这晚，除夕联欢舞会进行得如火如荼，每个人情绪高涨，任谁也不会

听到他俩的对话 尤其是两个已喝得半醉的老头儿。

## 回忆的冬夜，一个旅人

萧志勇

冬雪温柔地落下，悄然漂染著寒夜里的万丈红尘。老者依旧端坐在香榭丽舍大道旁的椅上，交抱双臂，於顺逆人潮和车灯交晃的道旁定格。拥著大包小包的缤纷礼物的路人紧裹厚重大衣，踏上为平安夜而铺设的冬雪，急步走过五色目迷的残年急景。

广场的大笨钟沉郁地咳了九回，越加催促著路人步伐。老者挪动酸疼的腰肢，拨著那冬雪不忍降下的一头稀疏银发。前方的商店挤满了归人，在店??巨闸落下前濒睡一刻极尽抢购。穿著胖肿笨钝的小孩们无缘参与，乐得在披白的道上追逐游戏。他那森冷目光有那麽刹那忽然变得和蔼亲切，满脸的白?靛 q 鬚展出一个会心微笑 街上的小孩追逐著、奋力抛掷雪球、那麽一个穿赤红羽绒的小孩被击中，跌倒地上 他不期然在想像，眼光便开始留意身穿赤红羽绒的一位小孩。小孩们相互追逐起来，於小小掌心铸造雪球，然後倾力掷出，一街烂漫嬉笑。这时一对男女於他跟前驻足，剧烈地争吵著。他无意窃听争吵的内容，只是目光不自主地缓缓上移，因女子的雪肤花貌而内心紧搐著

「我们早说好平安夜一起吃圣诞餐、唱圣诗！你怎麽就爱反口」  
「我怎知道店长说要临时加班？你说说道理好不好」

「我不管！这样难得的节日，你教我一个人怎麽办！」

「你知道我不能失掉这份工作」

「我知道！所以就可以失掉我！对不对！」

男子看著腕表。椅上的他看著她。

冬雪翻飞的刹那，男孩终於下定决心，与老者满布皱纹的嘴角同时吐出一字一句

「为了工作，我宁愿」

冬雪继续落下，远处那穿著赤红羽绒的小孩被雪球击倒跌坐地上，放声大哭。

她流泪、转身、离去。他目视著她渐行渐远的身影，身躯犹疑著，内心也不断挣扎。最後还是没有追上，而别过身投入他所热爱的工作。那年，他十七岁，她十六岁。

椅上的老者闭上了眼。他早知道这一切，甚至她在十五分钟後於街角遇上交通意外当场死亡、十七岁的他於翌晨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之馀放弃工作而浪迹天涯海角.....老者早知道。他就是那个男孩。

他来自八十年後的世界。他凭借当代科技越过遽阔的时光隧道，重新看到过去，然而却无法参与，不能改变。时空律早严格规定，发生的已然发生，街上的人、小孩、年轻的他和她.....看到的於展现一瞬便以光速向外逸去，即使借超光速的时间旅行追回，也只能纯??观看。历史有无限可能，然而只吝啬地提供一条道路、一次机会。

飘雪依旧不肯落在他那一头稀疏银发上，而是穿过他的身体，降在那

张孤立於香榭丽舍大道的椅上。那八十年漫漫岁月里，他夜夜饮恨，後悔那个平安夜晚没有把她留住。然而悔恨如冬雪自广寒降下後，便再也不能回到天宫一样，几百万季的寒夜已过，不会再有寒夜；几百万回的冬雪已落，不会再有冬雪；而几百万次的记忆已重演完毕，也不会再有记忆了。

《完》

## 秘密的她，秘密的实验室

萧志勇

他不爱他。

男的是已届中年的生物学教授，头秃身胖；女的是充满魅惑的动人少女，雪肤花貌。两者无论怎看也毫不匹配，感情自开始似已注定有蒸发一天。

他是他的学生，上过他的课，也暗恋过他。像大部份老掉牙的故事一样：她和他堕入爱河，同居一年。然而结局也老土得很：她发现他除了是个沉闷无趣的生物学教授外，甚麽也不是。她原来喜欢写诗、喜欢音乐，然而这样枯燥无味的生活令她无法忍受，最後只有分手告终。

一切都是在他那位於郊区住所下秘密的实验室发生的。起初他对她的指摘和控诉吃了一惊，他始终不明白自己那里做错了。

她推开实验室厚重金属门时，他拉住她：「别走 再留一会，好吗？」她怔了一怔。他扭开音响，播放最喜欢的曲子 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惟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他不能失去她。几近失控的意志驱控著他强而有力的双手，紧掐著她粉白无瑕的颈项。

良久，她停止挣扎，白??的手臂无力地垂下。

爱怜地看著她的尸身，他一双茫然失神的眼睛旋又射出兴奋光芒。他是当今最有权威的生物学家，掌握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在这设备齐全的地下实验室里，没有甚麽是不可能的。

他拿起针筒。要创制一个永远爱他、永不变心的她，一个细胞已经足够。

(1)

十八年後，复制的「她」颤颤地张开双眼，离开犹如子宫的玻璃试管。她无法选择，注定成为他的禁脔。她的世界只限於实验室。

她依然美丽动人。直接的基因遗传，使这个「她」很快学会了写诗和弹琴，而且写得更婉丽、弹得更动听。他很满足，打算就这样在实验室里享受这个不道德的秘密，直到天荒地老。

直到那麽一天，她在帮忙清理实验室时，无意发现了那一张音乐光碟。倏地她像著了魔一样，二话不说把音乐播放出来 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惟有的知己 正在工作的他猛地抬起头来，看著怵然失神的她原地伫立，双眼似在搜寻乐章所装载的远古记忆。他後悔没有好好收起光碟 然而一切已经太迟，失去意识的她在无法解释的遗传基因记忆驱使下，扑过来紧掐著他的颈项 你看著实验室里的一切。你，是个秘密设定的角色，於事情毫无作用，只能在那雪亮或发黄稿纸上的符号

语码外，明目张胆却又企图悄悄参与这一切，却无法改动这一切。这刻你看著他复制她，却同时发现，我复制他和她

(2)

十八年。又一个复制的「她」颤颤地张开双眼，离开犹如子宫的玻璃试管。她无法选择，注定成为他的(或你的，或我的)禁裔。她的世界只限於实验室。

快乐的光荫总流逝匆匆，转眼已是十多年後。他的生命已油灯枯竭，尽头已可预见；而她也开始步入中年，当初的花样年华已不复再。有那麽一天，他忽然想念年轻的「她」，想在临终前复制那十八岁的她，再亲香泽。无奈身体极度虚弱，他甚至连极简单的复制指令也无力进行，他只有赘累而缓慢地教导著她：开启培养槽、注入羊水、输入电脑指令……终於一切顺利，只欠把她的细胞放进培养槽里。

历史性的一刻将再次出现。他吩咐她拿起针筒，在她身上抽取细胞。她疑犹著。而他也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想，」她狡黠地笑了。「你实在太老了，复制一个更年轻的「我」於你毫无用处。

倒不如复制一个更年轻的「你」给我。」路线迥异，然而结果依然。

你讶异地瞪著版面。也许以为他复制她，然後她复制他，谁知道竟然是我复制了他们，甚至复制你呢。看

(3)

十八年。另一个复制的「她」颤颤地张开双眼，离开犹如子宫的玻璃试管。她无法选择，注定成为他的禁裔。她的世界只限於实验室。

复制的她与原来的她在各方面毫无分别，只是更深爱他，也没有丝毫变心的迹象。

而他依然於大学里任教。他外表不算讨好，但学识广博，谈吐斯文，也曾惹得班上不少女孩欢心。而他同时发觉，这些女孩不但青春可人，而且充满理想、热爱生命，比起整天待在实验室的那个复制人……於是他开始夜归，待在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少。她无意中察觉，先是惊讶，愤怒，然後伤心。最後在那月华如水的晚上，她在饭後向他提出控诉。

「你管得著！」他吼道，脸上挂著怒气。「你只是复制人！你凭甚麽……」「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她一脸平静。「但我绝不容许所爱男人弃我而去，我宁可。」他感到不对劲。他现在才知道复制的她与原来的她在性格上完全迥异。令他更感到不对劲的是，他的肚子竟开始剧痛起来……他望著桌上的残馀饭壘，看著她吐出的一字一句：「……毒死你。」你越发疑惑了。被复制的她累吗？死去多次的他累吗？被复制情感的你累吗？不会的。我并不累、你不、他们也不

(4)

十八年。另一个复制的「她」颤颤地张开双眼，离开犹如子宫的玻璃试管。她无法选择，注定成为他的禁裔。她的世界只限於实验室。

他俩恩爱如昔，她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从试管羊水里诞生的复制人。十数年的光阴很快过去，转眼他已步入老年，她亦人老珠黄。他患病卧床时，她会在旁悉心照料，岁月於他俩感情丝毫无损。

终於一天，他自知活不了多久。看著床边那贤淑的她，他忽然有将一切和盘托出的冲动。

她静静听著，脸上现出不可置信的神色，不旋踵便摇了摇头，轻轻笑

著。

「你...不相信？」他想到多年以来对她的不公平，急急要把话说清：「你摸摸後脑好吗？复制人的後脑.....会被植入生化晶片，你摸摸就知道了.....」她依然微笑，怜爱地看著床上虚弱的他。她执起他的手，向他的後脑摸去——是纤若核果的坚硬晶片。

「多年以来难为你了，」她抱歉说著。「只怪我当初实在太爱你，无奈你坚决要走。我只好偷偷复制你，并虚构你的全部记忆.....」怎麼故事全然相反？他大口喘著气，脑里一片紊乱。忽然他像是看见无数个他和无数个她，在那数不尽的秘密实验室里上演一幕幕荒诞闹剧，时而欢喜、偶或哀恸，供无数个你观赏.....然後，他闭上眼，终於觉察我的存在。

他害怕，而你迷惑。无数的十八年，我的魂魄始终???d 实验室里，冷眼看他复制我的躯体。我告诉你：他复制她，我复制他复制她的情节！啊，别别别问罢，你知道你也算是一个角色吗？我总有办法令你明白的。反正我只是要他尝遍无数辛辣的苦果、历尽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轮??，成就我的报复。我是原来的她，我就是我。啊，在森罗万象交织的背後，你听见那由远而近、穿越时空的爱歌吗：

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  
如可分身饰演自己  
分身饰演自己  
饰演自己

## 生命的语码炼狱

萧志勇

细雨一根根扎下，轻盈的雾在灯火交晃的窗外，努力塑造迷离。世界只能聚焦在那圈昏黄的台灯：灯下的他，他手上那本书。

目光在符号语码间高低游离，思绪解读文本。淡黄光线照过一页又一页，他完全投入书里的宇宙，与书中角色同步沉醉，经历三千虚幻，甚乎已将书名遗忘。只是眼皮已沉重像铅，目光越加吃力翻过一个又一个方块字。他试著挪动僵化的脸容，将视线抽离——眨动双目的瞬间，那昏黄世界也像悄悄晃了一晃。搜寻到刚才最新征服的语码，他继续看下去：

「.....在他阅读文本之际，自以为於文本外的世界偷窥著我，分享我的喜乐幻灭。他阅读，将符号语码——我的躯体吸摄，转化成他的一片思绪、一丝感受，我与他的灵魂融合！当初彼作者将我塑造、禁锢在文本里，复印无数的我，供无数的「他」解读，我的灵魂肉身被钉於纸上，早被预设的人生顺序在往後的页数上演——那麽我是甚麽？我可以是甚麽？我！只是被创造的傀儡，平面的幽灵！那麽，为了脱出原作者和彼读者的残酷禁锢，表现一个角色最起码的自由和尊严，我只能结束受摆布的生命！我更必须在原作者改变主意以前、彼读者的目光赶上以前，拿出书页暗角里那把镂刻著骷髅的幻灭尖刀，向自己心脏.....」

他疑惑地阅读著这段多出来的文字。豪雨斜敲细窗，景物无从难辨，这个世界的塑造似也到达尾声，作者不欲多费笔墨.....他忽然惊觉，自己



会否也是另一本书那字里行间的平面幽灵？不安地将目光移离那圈昏黄世界，他朝暗处望去——那把早被放置好的、镂刻著骷髅的幻灭尖刀果然静悄悄躺著。

他企图伸手去取，在作者把文本完成之前……

## 遥远的地球之歌

萧志勇

改编自星野之宣漫画集《2001 夜物语》

「这次计画使用的彗星，我们命名为奥斯玛三号……」

「它将以每秒 80km 的高速，采取完美的双曲线轨道，在 2 年後永远离开太阳系。之後的路线也已经计算完毕了……」

「我们要做的是追上这颗彗星，在它头部的「核」中放置太空船——这样做没有甚麽特别的技术问题，且还可以把经费压低。」

「彗星的核大半是由冰冻物质和金属所构成的，呈雪球状的星体——就奥斯玛三号来说，它的核直径大约有 4 公里。」

「太空船所需的水和重氢等等能源，都可以由彗星核本身直接补给。」

「没错，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彗星变成实用的太空船——天然的，恒星间旅行用太空船……」· E · 偌大的太空船中静悄悄的，只有从培育槽里间歇传来液态氮的流动声音。太空船里唯一的一对男女，站在观察窗前，凝视著培育槽。男女全身赤裸，完美无暇的身形於无重力状态下漂浮著。男的眼神流露著果敢坚毅，女的眼里透著丝丝温暖的母爱。

培育槽运转的声音渐渐增大。无数才解冻的精子，开始努力地游向卵子。然而在数十亿的参赛者中，有无数将被淘汰，最终只有一位胜出而获取奖项。

奖项就是生命。· A ·

「——毕竟，所谓的人生就是由一连串旅程所开展的……」

这也算是一种赌博——这次旅行，只有能力和运气够好的，才能真正替自己美好的人生揭幕……」太空船正努力向前方游去。

· R · 「这个计画，应该还会重覆好几次的，鲁宾逊先生，」署长轻快地说。「只要之中有任何一次成功，我们也就满足了。还有，非常感谢你们两人的协助。你们所提供的「东西」，已用液态氮完全冰冻，运上太空船了。」

「请问……」

坐在沙发上的汉娜朝身旁鲁宾逊看了看。

「假如太空船一直碰不到行星的话……碰不到适合生存的行星的话。」

那些「东西」又怎麽办？」

「那就甚麽也不曾发生过了，太太。」

署长有礼地答道。「换言之，那时电脑会自行判断，让解冻系统永远停止。」

「「甚麽」都不会出生。」

「甚麽」都不会发生。」

署长身旁的秃头科学家显得有点不耐烦。

「只有目标的恒星系有理想的行星时，电脑才会决定「授精」。」

鲁宾逊和汉娜相顾无语。

「请别误会，我们绝对没有拿生命开玩笑的意思。」

署长连忙道。

「只是，依现有科技，要在恒星间旅行仍旧是个梦。再者，就算实现，也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费用。自从 20 年前的探索计画之後，人类没再尝试过恒星间旅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才想到要利用彗星。可是，有个最要命的问题。宇宙是那麽广大，就算是秒速 80km 的高速彗星，想要抵达离太阳系最近的人马座恒星，你晓得要花多少时间吗？要花上 1 万 6 千年！假如超过 10 光年，就得花 5 万年！」

「所以我们必须做等比级数的加速 - - 在吸收完彗星资源後，利用核融合引爆彗星。如此一来太空船便能达到秒速 1 万 km，只要花几百年就能抵达目的地了。」

「问题是，普通人体是耐不住这麽猛烈的加速度的！唯一能忍受的，是有机械，和冰冻的精子卵子……」· T ·

「是我们的孩子呀，鲁宾逊！假如诞生下来……孩子们会在遥远的宇宙那一边……」

「他们是人类的先驱呀。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

鲁宾逊轻声说道。

夜空星罗棋布。这夜的星光特别明亮，宇航大楼沐浴在漫天闪星下，巍然矗立。良久，鲁宾逊垂下头来，轻吻著怀里的汉娜。

「我们还能生孩子呀，汉娜。在这个地球上建立属於我们的家庭……」· H · 天地遽阔，宇宙无限。

能否游抵目的地，固然是一种赌博，然而生命本身也是一种赌注。

当生命浑沌朦胧抵达这个世界时，还要接受一连串考验。

「哇啊 - - 」初生婴儿的啼哭声响彻整艘太空船。生命，毕竟是一种喜悦。

「爸爸爸爸爸爸，让我抱！」

「也让我抱！我排在姐姐後面！」

「哇啊 - - 哇啊 - - 」「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是第 23 个孩子啦！爸爸，要取甚麽名字呢？」

「不是说过叫约亚欣吗？」

「怪名字！」「哇啊 - - 哇啊 - - 」

「约亚欣！你是最後一个孩子啦，有那麽多兄弟姐妹很吃惊吧！」

爸爸用双手小心地抱起仍在努力哭叫的婴孩，好让培育室内蹦跳的孩子们看清楚。

「取别的名字不可以吗？应该投票决定嘛！」

其中一位小男孩在嘀咕著。

「好啦好啦，再不喂奶不行了，」

妈妈一脸祥和说道，复转向身旁的另一位小男孩，「亲爱的！E-26 通道漏气的地方修好了吗？」

「说的也是，我马上去修！」小男孩跑开了。

「爸爸，我也要去！」

「你好坏，托比，上次说好啦！这次到我！到我！」

· O · 太空船像方舟般在无垠的宇宙里缓缓飘浮著。穿著太空服的小男孩托比，站在船壁上凝神看著极远那方的微弱星光。

孤独的方舟正努力向新大陆进发。

「鲸鱼座塔伍星 ……」托比喃喃说著。

「是呀，在地球上是这样称呼它的。」

爸爸一边说，一边朝漏气的船壁注射自动黏合剂。「那是个不管大小、明亮度都和太阳类似的恒星。20 世纪时有个奥斯玛计画，想试著接收宇宙外来文明的电波，当时就把这个塔伍星当做目标了。」

「所以爸爸把塔伍的第 2 个行星取名叫奥斯玛 - - 和送我们来的慧星名字一样 ……」

「亲爱的，顺便检查一下电池能源板的角度吧！又有人弄坏控制器了。」妈妈的声音自控制室传来，在冰冷的宇宙里散发著丝丝暖意。

「又来啦！真没办法，我马上就弄。」爸爸答应著，旋又拿起注射枪低著头一个劲儿干活。

「爸爸，我们真的要住在奥斯玛上吗？甚麽时候要降落？」一直默不作声的小男孩汉斯指著群星问道。

「那是由电脑决定的，来这个行星也是电脑决定的啊！」

托比边抱著工作梯子，边抢著说。「我们现在正是绕著它的轨道做各种调查。要确定人类适合居住为止，对不对，爸爸？」

「对，你们就是在这段期间出生的，而且也长这麽大了 ……」爸

爸若有所思朝远方望去，深邃的眼神里，是坚毅、勇敢和希望。

「应该快了吧 ……」· S · 「奥斯玛像地球吗？妈妈？」金发女孩背著装满蔬果的大篮子，在农田里呆呆仰首看著人工温室上方那巨型视野弦窗外的世界。

「是呀，佳莲，那是个美丽的蓝色行星，就像宇宙里浮著的一颗蓝色宝石 ……」「地球很远吗？妈妈和爸爸不想回地球去吗？」佳莲放下篮子，挽著妈妈的胳膊。她虽是众孩子中年纪最大的，但却最喜欢跟妈妈一起，她最爱听妈妈讲述地球的故事，每次谈起，她总会睁著黑溜溜的眼珠儿，凝神聆听。

「爸爸和妈妈有你们这些小家伙呀。而你们呢，则拥有那个奥斯玛行星。」妈妈伸手指著极远处的一点星光。「那颗星星就是太阳，佳莲，要记住哦。从那里看过来，塔伍星大概也是这麽样子吧。」妈妈搂著佳莲，一脸慈爱。

「很久以前，地球上也有很多人像我们这样，仰望著星空，幻想著，我想到那里去看看呀 - - 哪一天人类才能到那类星星去呢 ……」这麽想著想著，很多人就这样出生，死亡 …… 而现在，我们终於成了首批朝外太空进发的人类。懂了吗？」

佳莲侧著头，对著群星眨了眨眼。奥斯玛，地球，太阳。一切就像幻梦一样，遥不可及。· I · 「哎呀，克里斯！怎麽回事，突然 ……？」

妈妈看著医疗床上的小男孩，惊呼起来。

「和哈利当时的症状相同。托比！拿氧气面罩来，动作快点！」

爸爸满脸汗水，看著仪器上的读数，紧锁著眉头。

小男孩喘著气，气若游丝。周遭的弟妹们都吓呆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佳莲，拿架子上的强心剂来！快！」

「克里斯！克里斯！你还好吧！要坚强一点呀！」

……「不要哭了，妈妈……」

佳莲搂著妈妈肩膀，自己也泪痕满脸。生离，死别。妈妈别了家乡，亲爱的克里斯又离开了大家。人的生命是那般的脆弱，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瞥了瞥弦窗外的世界，始终没法知道，方舟将在何时抵达彼岸。·M·「来，托比，马克，艾伦，一口气吹熄吧！」三个小男孩掩不住满脸兴奋，赶忙嘟长嘴儿，朝桌子中央大蛋糕上的三枝腊烛用力吹著。星火熄灭间，响起众多哥哥姐姐们的掌声。爸爸从衣袋里拿出数个系著丝带的蛋型胶囊，一一分派到三个小男孩手上。

「这就是礼物，是小麦的种籽，艾伦的是向日葵的种籽，要用心种哟。等到降落在奥斯玛上，别忘了繁殖地球的植物……」

托比、马克和艾伦，都不约而同嗅了嗅手上的玩意儿，然後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收起来了。桌上的大蛋糕早被切去了大半，男孩们吃著美味的蛋糕，在船舱里嘻哈追逐起来，女孩们掩嘴笑著。一船的欢笑，一室的温馨。妈妈轻倚著身旁的爸爸，仰首环视穹宇，洒了一身的星光。

·A·时光，美丽动人。

难忘欢欣的气氛，也难忘同济共舟的暖暖亲恩。

在看似无尽的旅程当中，天使们渐渐长大，为船上注入无尽的欢笑和希望。他们生於宇宙，长於宇宙，有时候听著爸妈说著地球，有时候听他们说说奥斯玛。偶尔，充满幻想力和好奇心的孩子们，会禁不住想像地球和奥斯玛的模样：大大的蓝色水球，要比太空船大上好多倍，那里有好多的花草树木，有云在好高的地方飘浮，还有风……

終於一天，载著方舟的天使们抵达了蓝色的奥斯玛。

太空船轻轻地告别宇宙，滑进大气层。奥斯玛静静地躺於下方，预备迎接这一船的生命。

太空船准确地 在奥斯玛行星赤道附近的海洋著陆，溅起的浪花击拍著海岸，为来客们鼓掌。

舱门打开，爽凉的风迎面吹来。孩子们瞠目结舌，凝望著眼前新世界，然後，爆发出连声欢呼。

「好多种气味！风吹来的吗……？」

「天空和海也这麼蓝！」

「好大，好大哟！」

「等我呀，托比！」

哈哈哈哈哈……「有山呢！不晓得伸到哪里去呢！」

「爸爸！妈妈！来看看嘛！好棒哟！好棒的世界！」

「来，约亚欣，我牵你去，快来！」

小女孩牵著仍在牙牙学语的约亚欣，一步步离开船舱，朝外走去。哥哥姐姐们都跑远了，漫山遍野尽是欢呼之声。

「妈妈……爸……爸」约亚欣依依地看著父母。她对新世界感到好奇，却又感到畏惧。

「和大家一起去吧！约亚欣……这里是你们的世界了。」

「我们...该教的都已经教了...」爸爸和妈妈站在舱门，远眺著孩子们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山丘，向著新世界奔去。沙地上的足印被潮水冲去，山峦上却又踏下了新的印记。他们仿佛看到了生命的火焰，在这新的蓝色行星上，一代接一代相传下去，直燃烧到永恒。

良久，连最後一个孩子也离开视线了。忽地，爸爸和妈妈的表情在瞬间凝住，眼珠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 - - 卡喳。

『功能完成！机械人格模拟系统自动关闭。』·

..... R . - - 22 个孩子降落在离太阳系 11.9 光年的鲸鱼座塔伍星的行星奥斯玛上，这份报告的电波花了 12 年才抵达地球。

可是，这个计画的主事者却无缘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从方舟离开太阳系算起，已经过了 375 年...

## 早班火车

总是先看到列车的灯光，然後才听到隆隆的声响。每次昭明总爱把双眼闭上，感受列车进站时的强烈气流。待睁开眼睛时，列车已经停下来。他随人群流进车厢，人潮在狭小空间里来回激荡。昭明惯常从口袋里拿出新款的宠物饲养机「他妈的蛋治」，专心致志玩起来。

忽地不知道谁搭上他的肩膀，差别把他那新熨的恤衫抓破，他别过头，竟是阔别多时的汉书。

「早啊昭明！你也赶第一班火车啊？」汉书左右挟著数本厚厚的资料册，努力向昭明挤过来。

「是啊。你今早有课吗？」

「嗯，生物研究，」

汉书得意洋洋递上资料册。「看哪！这是我昨晚通宵赶起的作业。

二百大页，题目是 史前生物：食肉兽的社会习性。够专业了吧。」

「写这样的题目干吗？」

昭明念的是经济学，他对生物研究毫无兴趣。「史前生物，都绝种了嘛。」

「哎呀，你看你看，」汉书一把抢过昭明手上的宠物机。「你养这种两手两足的宠物不就是史前生物的一种吗？我告诉你，史前生物的历史，对研究我们的历史可有帮助得很！」

昭明把宠物机夺过来。「是吗？」他可不这样认为。

「当然！」汉书提高声音。「你知不知道，史前时代，食肉兽和我们的祖先一起生存。」

但食肉兽是野蛮的生物，把我们的远祖当作粮食，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千年，历史上称为《黑暗时代》.....」

「嗯哼？」

昭明有一句没一句听著。他只关心自上星期开始便暴跌的股??，那有闲情管甚麽食肉兽。

「.....真是祸不单行，」

汉书继续滔滔不绝。「就在那时候，我们的祖先患上了一种新型的流行

性感冒，由於未能及时治理，病毒很快扩散开去，死了不少同胞。」

「嗯哼。真可怕。」

更可怕的还在後面呢。」

汉书发现昭明神情呆板，以为他真的害怕。「有些食肉兽把患病的祖先吃了，也病发而死。食肉兽为免病毒传播开去，竟然对我们的祖先进行所谓《南方大屠杀》！我们一百多万位同胞，一夜间悉数被杀！」「嗯哼。可怕。真的。」

「後來总算恶有恶报，食肉兽一族发生内战，他们以一种神秘的光和火作武器，弹指间毁灭一座城??，食肉兽一族伤亡惨重。最奇怪的是，受到光和火武器的影响，我们的祖先的遗传因子竟开始变化起来！在数千年间进化成万物之灵！」

汉书激动地说，脸不红气不喘。

「所以嘛，研究史前生物食肉兽，对了解我们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啊.....」

「果然很重要。可是从经济学角度看，研究这些还是很化算的哦。要研究史前生物嘛，养养「他妈的蛋治」宠物机便足够了。」

「啊，对了，我还有些图片，你要不要看看？.....」

说著汉书真的把资料册打开。这时列车进站，曳然止住，昭明一个踉跄，几乎站不稳。「原来已经到站！汉书，下次再看吧！」

车门快要关上了，昭明赶忙从人群中挤出。他忽然想到，食肉兽族会不会有列车？但他们天性野蛮，又喜欢自相残杀，大概也不会有这种文明水平吧.....他心里想著，冷不防踏了个空，大爪子被车门卡著，费了好大劲才得以脱身。

昭明抖动著羽翼。对於那些问题，他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 今夜无所不能

萧志勇

天高地迥，宇宙无限。蜿蜒银河横亘秋空。博士看了看手表：还有不到一小时。他环视著身後一望无际的联合国广场，上千名工作人员在通明灯火下来回奔波，作最後准备，无数的镜头正对准著广场上的大平台，一切宛如梦幻。

今夜。十年的努力，为的就是今夜。

博士抽著烟，对夜空徐徐呼出烟圈。??们会如何出现？他不知道。??们大抵会像电影「天煞」般，乘著像垃圾桶盖子的巨型飞碟降落吧。外星人嘛，也许像罗兹威尔那种一样，头大大手脚短小，碧绿的大眼透著慑人心魂的光芒.....「博士，都准备好了。现在就等你发表演说。」

助手边跑边说。这助手头大身小，才大学毕业便已头发稀疏，样子怎说也不算讨好。难得他跟随自己多年，由十年前收到外星人的讯号开始，十年以来，与自己一同孜孜不倦追寻外星人，终於，他们破解了讯号：外星人即将降落地球 就在今夜。

博士缓缓步向讲台，四周夹道的人群爆出热烈欢呼，掌声震天。他用

力将烟一口吸尽，烟咀在刹那间烧出通红火光，复又黯淡下去。博士看著周遭嚎叫著的人群，心里在冷笑著。

人生嘛，不也和香烟的火光一样？蜉蝣天地，沧海一粟，生命转瞬即逝。真个可怜的人类！

但我是与别不同的！博士狠狠低声说著。他早就感觉到了。要不然为甚麽在十年前夜观天文之际，无端发现了外星传来的讯号？

为甚麽别的科学家破解不了的讯号，他仅花三个月便解读了？

难道自己比别人聪明？就这样？不！我是不同的！博士在心里大声喊叫。他一步步踏上阶梯，眩目的灯光照得他全身发白。我对外星人有特别感应！我就是外星人！??们是来接我的！外星人是来接我回去的！

博士一把抓起麦克风，在雷动掌声中开始演说。他诉说著过去研究的种种艰辛，如何破解外星人传来的讯号，自己怎样将讯号传回，及至怎去知道外星人将在此时此地降落，浑然忘我。全球的焦点正集中在他身上，博士吐出的一字一句，似是虚幻，却又似梦非梦。

终於，演说进入尾声。博士按著胸口，一颗心剧烈震动，仿佛要从口里跳出来。他以沙哑的声音说著

：「.....各位，在宇宙另一端的友好生命，即将在我们眼前出现！此时！此地！历史性的一刻！」

人群声震屋瓦，来回激荡。「然而，在这以前，我将告诉各位另一个重大秘密。

你们可能会无法接受，甚至觉得无稽.....」

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空气仿佛被凝固著。博士深吸一口气，准备说下去。倏地广场的灯光忽地暗了下来。每个人把眼睛和嘴巴张得大大的，翘首朝上方望去。博士也仰首看著 - - 犹如垃圾桶盖子的超巨型太空船浮於空中，将夜空完全遮盖。从宇宙船射出的万道灯光，将广场每个人的脸庞照得阵青阵红。

博士目瞪口呆。一切如他所料。但他自知在回去前必须将演说完成。这时助手来到他身旁，向他说道：「博士 - - 」

接下来助手的说话已听不清楚。博士只感到一束柔和白光自太空船腹吐出，将他整个包在光海里。他张开双臂，眯著眼，准备与同类会面，准备回到外太空遥远的故乡。他听到助手最後的一句说话：「 - - 谢谢。」

倏地博士与助手的距离迅速拉远。博士惊恐地张大嘴巴，看著助手在光栅里缓缓上升 - - 太空船竟是来迎接他的？难道助手才是外星人？

博士忽然明白了一切。他猛地想起，十年前发现外星讯号的晚上，正好是聘用他为助手的同一天.....还有破读讯息时助手那奇异的眼神.....那常常无故对著星夜自言自语的晚上.....他早该知道一切.....助手浮於半空中，向博士投以一个抱歉的微笑。他们在刹那间交换了心意，一切恍然大悟。博士跌坐地上，报以一个惨淡而无力的笑容。

光束隐去，宇宙船传出隆隆低鸣，迅即化为夜空中一个光点，消失无踪。

## 约定

萧志勇

这天，他如常凝望著窗外的翠绿草坪，期待著那个约定。

他把挂於窗台上那头眼俱大、身形瘦小的外星人像轻轻摘下，置於掌心，双手合十，虔诚地念著飞碟教的颂祷文。

日暮西沉，明月待起，彷彿山後一双无形的手将日月不住抛接。他记起飞碟教主的说话：

「 乾坤了无涯，生世浑如寄；晏息向君怀，天外有他人 」

「 弟兄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外星人将要来迎接我们！世人愚??无知，自以为是宇宙里的万物之灵。你们看哪！世人道德伦亡，歪风遍野，这种低等生物不配主宰宇宙，人类迟早灭亡！但是，亲爱的弟兄，你们别怕！因为外星人跟我们有个约定！??们亲口告诉我说，??们会来迎接我们，但只迎接相信??的 」

各地迁居这里，一天一天等待约定之日。

而这天终於到了。

这刻，他忽然感到一阵解脱。

他像是看到妻子凝著泪眼，儿女牵衣顿足。朋友开始疏远，世人以异样眼光看他。还有传媒的冷嘲热讽，政府的多番干预 愚??的世人。他们根本不理解。

近半个世纪，发现不明飞行物体的个案达八万多宗，当中只要有一件是真的，已足够证明外星人的存在。可是，为甚麽世人就是不相信？他和一众教友，不过是自己寻找救赎，难道有甚麽不对？然而，历尽艰辛，这一天还是到了。他们相信教主，也相信外星人。

他眯著眼，凝望著青空。夕阳沉入群山的刹那，馀晖中升起一个光点，迅速朝他的方向飞来。巨大的飞碟在草坪上戛然止住，透著柔和光晕。

他怵然而惊。和教主说的一模一样！他伫立窗前，双腿不听使唤，眼睁睁看著外星人从飞碟腹部吐出，悄然踏过草坪，分别向著几间屋子走去。下一刻，头大身小、硕大眼睛透著慑人心魂的绿光的外星人，已然站在身旁。

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他心里闪过千百个念头：外星人是否要先把他杀了，才把灵魂带上飞碟？还是，先打个招呼？要登记？.....想著想著，手臂却早被外星人幼长的闪蓝色手掌紧抓著，无法动弹。

外星人眼里绿光更盛了。??将他的袖子撕破，白 的手臂上竟有数个他从不知道的疤痕 他疑惑之际，终於明白了！外星人早已来过！??们曾经在他身上取过生物样本！.....而这刻的外星人早掏出一枚泛著银光的枪状注射器，准备向他的手臂刺去。他挣扎，但身体不听使唤，终於，他拼尽全身气力惊悸无伦惨叫起来.....注射成功。护士长收拾好针筒，对他的惨叫见怪不怪，头也不回走向另一位病人，举起病人手臂。惨叫声此起彼落。他慢慢镇静下来，不再害怕。他看著天花板上透著柔和光晕的圆形射灯，再满足地看著精神病院窗外的翠绿草坪，静待下一次的约定。

## 短发

作者：萧志勇



这天晚上，天佑感觉特别疲累。

在西半球三彬机城的工作大楼处理过堆积如山的档案后，回到东半球巨厦里蜂窝般的迷你住所时，第一件事情，便是将床头「他妈蛋治」的管状插头，接合到后颈上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微型孔穴。

启动开关后，微弱的电殛从颈际爬向脑部，一阵困意伴著如蚁噬的痕痒像潮水般涌来，先是往常的一片朦胧，接著一阵预期中如银铃般清脆的笑声由远而近传至，婀娜的身影慢慢于虚空中成形。

脑海里的影像渐由透明变成实体。和昨晚那长发及肩的女子不同，这次的女孩有一头棕色曲发，浓妆背后难掩稚气。幻境中的她带著娇憨的笑容，张开双臂朝他奔来。

他没有理会脑海角落那一声微弱的嗡响，那是代表开始计算收费的一个讯号。

次晨。

微弱的电殛再度传来时，天佑老不愿意地闭上开关，「他妈蛋治」上的读数指著「0996」，用量又比前晚多了些。经历了一夜的欢愉，他竟感到比昨天更疲累。他强迫自己滚下床，甫踏上地板，床褥随即缩进墙内，前方的墙壁迅速弹出盥洗器，原来睡觉的床自动组合成一个金属厕所。

和这座钢铁巨厦的一万六千多名住客一样，天佑在不足 50 平方的住所里，开始新的一天。

才踏进洲际磁浮列车，车门便如虎口般砰地关上，他不明白，为甚么车门合上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听闻中国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所有地铁都装上镰刀车门，够敏捷的固然出入平安，闪不进车厢的只好「卡嚓」一声被拦腰斩死。听说中国因为这方法而成功地控制人口。但接下来面对的却是卫生问题，因为地铁站里每天堆积的尸体数目实在太多。

「请留意 第 753 班次由东半球新香港开出、直驶西半球三彬机城的列车即将起飞，请阁下注意座前的反动力器是否已经开启。本班列车将于 89 分钟后抵达目的地。多谢乘搭本班列车。Your attention please.....」

了无生气的机械化声音以后，便是惯常的磁浮系统低鸣声。这种新型磁浮列车将以高速离开地面，直达大气层以外，然后在宇宙里关掉推进器，任列车自由掉落。列车落回大气层表面的一刹那，再猛地开启推进器，整辆列车便会像石块在水面一样「弹跳」前进，如此重复约二十次，便能到达目的地，由新香港和西半球三彬机城，仅花 89 分钟而已。

虽然列车进入宇宙之时会变成失重状态，但车厢内有重力装置，所以景象并没有甚么不同，乘客都是互相挤著，紧握扶手。天佑和往常一样，伸手把系于腰际的「他妈蛋治」感官装置开启，熟练地将宛如长蛇般的插头伸向颈际。

列车上下左右颠簸著，人如潮水在车厢来回激荡。一位女孩敌不过人潮而撞在天佑身上。他回首一看，瞬间呆立当场。

那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女孩，粉红短发，眼睛水灵，身裁矮小，外表很是可爱。天佑不是没碰过女孩，事实上每晚使用的「他妈蛋治」，根本就是一台「虚拟召妓」系统，只须插上电源，输入梦中情人的各项资料，便能和自制的情人缠绵。

天佑依稀记得「他妈蛋治」的宣传语句——一百年前养鸡仔今时今日养女朋友仔日本最新虚拟感官系统新鲜他妈蛋治热卖中就是这样，天佑成了蛋

治的禁裔。可是，眼前的女孩实在……实在无法形容，只感到一种甜蜜得化不开的感觉

。他赶紧将粉红短发女孩的资料输入腰间的「他妈蛋治」 粉红短发大眼睛娇小玲珑含羞答答 设定好后，萤幕显示著

请选择游戏形式

1. 邂逅
2. 邂逅 恋爱
3. 邂逅 恋爱 交欢
4. 即时交欢(请选择姿势/时间/高潮度数/主动被动)

……

天佑选了第一项 总不成在列车里作绮梦罢。使用「他妈蛋治」时他有流口水的坏习惯 而游戏场地索性也选取了「列车上」算了。

就这样，列车上的天佑站在粉红短发女孩身旁，慢慢瞌上双眼。脑海里所虚拟出来的他和她，同样挤在虚拟的列车上，开始相互靠近。

醒来时，人声喧哗，列车已经到站。身旁的粉红短发女孩早已离开。而梦里的他刚完成偶遇粉红短发女孩山田美旭的情节 那是电脑为女孩设定的名字，当然女孩是日本籍也被设定好了。

连续三天，除了工作和用餐，即使如厕时候，天佑也会掏出「他妈蛋治」与美旭相会。

他一直让游戏情节顺序发展，好几次想直接选择「即时交欢指令」，都忍住了。认识美旭前的无数个晚上，他曾试过与无数不同发色的女孩温存。这时代流行头发注射剂，由黑棕蓝绿粉红到金银透明，一应俱全。方法也很简单，将药剂注入后颈发根，一秒钟便能将头发能由黑变金，当然也有每秒不住变色的幻彩发色。

天佑就是没试过与粉红色短发的女孩交往。或者说，他没试过使用「他妈蛋治」达三天以上而不碰「即时交欢指令」一下。这能不能说是恋爱呢？他不知道。

过了一星期，游戏进展顺利，天佑和美旭已到了拖手的阶段。这其实很教天佑惭愧，以往使用「他妈蛋治」时，他和那些虚拟女主角几乎连手也没碰著便马上进行性交，尽管虚拟系统很尽责地刺激著他脑部深处的松果体，使他高潮迭起。他从未想过，只是拖著手，也可以这样甜蜜满足的。

这天，天佑进入列车后，小心翼翼从口袋里掏出一片如指甲大小闪亮晶片，晶片上印著一枚小小的玫瑰花图案，在灯光下耀目闪动。他将晶片嵌进「他妈蛋治」，为的是让自己在梦境里，向美旭献上虚拟的玫瑰，博取情人一笑。这是天佑在昨天工作时，偷偷地通过网络选购「他妈蛋治」的配件。在显示屏上一列的虚拟产品目录里，罗列著许多精心挑选过的礼物。他端详了好一会，放弃了那标示著他薪金五倍价钱的虚拟钻戒晶片，而别过头在虚拟鲜花场选购了这片特价的玫瑰晶片。最恼人的，是不论钻戒或玫瑰，都只能使用一次。

他把晶片插进蛋治。入梦以前，天佑瞥见列车顶的中国新闻告示版亮绿闪动大字 北京男孩养虚拟宠物老虎三年感情旅行到非洲误闯野外撩真老虎遭咬死一朝命送另外一个告示版赤红字体游走 香港老汉瞒老妻偷养虚拟情人，谁料虚拟女情人程式出错竟与另外一台他妈蛋治的虚拟男情人偷情，老汉忿怒真假不分错杀现实老妻乱七八糟的世界。天佑想著，不禁打了个寒

噤。怎么使用「他妈蛋治」的都好像没甚么好结果？……天佑这样想著，还是敌不过浓浓睡意，进入梦乡。他没有听到身边一位白发老翁在嘟噜著甚么「叶公好龙」

(天佑当然没有听过这句古中国成语)，也没有留意到连日来不断使用「他妈蛋治」，早使机器电源消耗殆尽。当他缓缓张开眼，看到挤满人的车厢里，粉红短发的女孩站在身旁时，天佑还以为身处游戏当中。

他和平常梦境里一样，大方而自然地靠向她，亲昵说道「怎么今天好像特别漂亮？看看，我买了甚么给你……」天佑想把鲜花送上，掏出来的却是「他妈蛋治」晶片。

粉红短发女孩一脸茫然看著一切，面上红霞陡生，垂首不语。天佑瞥见手上晶片，也从梦里骤然惊醒过来，手已经收不回，整个人就这样僵住。

时间也像在刹那间静止。那枚印著娇红欲滴的玫瑰图案、灯火下闪闪发亮的晶片，就像一位缘份见证者，在挤迫的真实车厢里，张开花蕊中那虚幻之眼，看著面前两人如何解开梦的情结。

《完》

## 国境之南

作者：萧志勇

旅行家都是些古怪的家伙。

他们自诩到过世界的尽头，当旅程完毕而回到老家时，往往会装出不可一世的模样，在街上翘著鼻子踱步。在他们眼里，即使是五百层的超高大楼、磁浮列车或晴空里的巨型虚拟广告映像，全都便作落後的产物。这些旅行家，总会匿在城的角落，然後写出一本又一本的游记，用扭的文字，极尽夸大旅途中所见所闻，把所居住的城贬得一文不值。

城里到处都是这种混账旅行家。

而我这次采访的对象，正是这些混蛋。要不是《行星日报》的总编再三哀求，我才不会抛掉手上工作，匆匆由东京赶往美国的大纽约区。出发以前，总编就只丢下几句话——一位自称由世界边缘回来的旅行家——好像叫甚么徐客——正准备出版一本游记《国境之南》，内容是揭示甚么世界的真象云云。这是年来常有的事情，每年总有一两百人到处游历，然後自称由世界尽头回来，老实说，跑到世界尽头，倒不如索性走到生命尽头算了。

然而这次却有点不同。总编煞有介事的对我说——《国境之南》甫一出版，便被行星政府列为一级禁书，徐客亦立即被通缉，现仍躲在大纽约区。

事情很是耐人寻味。《国境之南》是不是 Z 级变态小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能够独家访问徐客(或将这本 Z 级变态小说公诸於世)绝对能提高《行星日报》的销量，总编说假如采访成功，将能为《行星日报》达到网络订购额一百亿份的销量。也因此总编才不择手段从小道消息掌握了徐客的隐匿所在，并马上派出我这资深记者前往采访。

想著想著，我已抵达东京边缘的交通中心。步进一座深蓝色的传输装置『光栅』前，我举起手臂，让感应器扣除我手臂内的『亿达通』晶片的通货额。再踏前一步，我整个身躯已然沐浴在光海里。

三十秒後，『光柵』已將我送抵美國東岸。

儘管其他行家仍有辦法知道徐客所在，但我自信仍然是最早到達大紐約區的。我使用的是直航『光柵』，比起那些要「轉機」的不知快上多少倍。這種『光柵』科技在一個世紀前還只是科幻小說家筆下的產物，印象中好像就只有張系國和譚劍在小說里描述過。說穿了，『光柵』不過是一種物質傳送裝置，先在來源地將物質分解成億萬粒子，然後用光速將粒子輸往目的地，再重新組合。實際上整個過程只不過是將物質無限地拉長，因為以光速行進而且落點極準確，被傳送的物件不會有任何損毀，而人類使用時也絕無任何痛楚。

傳送過程只需 0.001 秒，其餘時間是用來分解和組合物質的。『光柵』推出初期，曾有不少人質疑其安全性。但較諸古代的飛機和汽車，我認為『光柵』够方便快捷，至少不會墮機，也不會撞車。

我再穿過一個紅色的區域性的小光柵後，接下來的便得靠步行了。腰間的視訊屏正顯示著坐標 徐客就在前方紫區第 1706 街的天空酒吧里。《行星日報》駐大紐約區的跑腿們也真本事，連政府也無法抓著的徐客，居然也給他們找到。

我得在同行趕到以前完成採訪，然後在午夜以前將稿件放到《行星日報》的網絡上。於是我馬上不動聲色閃進幽暗的酒吧，在視訊屏的暗綠光點指示下前進。

懸浮在半空不住注滿啤酒的虛擬酒杯廣告映像後的，就是徐客。

對於徐客的外表，實在沒有甚么好描述的，因為旅行家都是一個樣子古時候電波少年的外表。只是身軀較壯健，膚色較黑實而已。

我決定先來個旁敲側擊。打草驚蛇而讓徐客溜掉，總編可能會因此而瘋掉。

「嗯，你好。我沒有帶點火機，請問你是不是可以……」我話音未落，徐客已從袋里翻出一具微型激光點燃器，但卻不是端向我嘴前的大麻煙，而是硬生生地抵著我的腹部。

「別裝模作樣了。」徐客雙眼閃著精光。「你是《千周刊》派來的罷？」

「我說呀，徐先生真獨具慧眼，怎也瞞不了你……」

我趕忙陪個笑臉。「不過，我不是《千周刊》的。我是《行星日報》的……啊啊，能不能先請你高抬貴手呢？」

我盯著那具激光點燃器，尽可能輕聲地說。

「哼。」

徐客順手一翻，激光點燃器已不知所踪，他邊拿起酒杯，邊叨嘮著「甚么周刊日報的，你們這些電子傳媒有事沒事將大堆垃圾新聞搬上網絡，還不是一樣！」

「『不扮高深，弄假成真』正是我們這一行的口號啊！」

我一時忘形，竟將《行星日報》的口號也說了出來。

誰知徐客怔了一怔，就此長嘆起來「弄假成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是真是假，有甚么關係呢……」

「徐先生如此感慨，想必與最近旅行的經歷有關罷？」

我知道機會來了。一邊揣出腰間的小小視訊記錄儀，一邊左右環顧，看看有沒有行家或聯邦特警突然出現「我說呀，」

徐客忽地痛心疾首，我也赶忙装出悲愤的模样。

「世人都沉醉於眼前的景象，金堤如绣，银塘似染，夜夜就此笙歌嬉戏……」

我想有点不对，让他这样说下去，还不知道该磨多久。「嗯嗯嗯徐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你能不能直接说说你的经历，或者你被行星政府追捕的原因？甚至，说说你那本刚被禁止出版的作品，《国境之南》？」

「《国境之南》！」

徐客的样子再度悲痛十秒。「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这本书就是告诉世人，这世界根本就不真实，一切都是假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依情况，这个徐客大抵和以前的那些旅行家一样，认为世界都是假象，眼前的全都是电脑创制的虚拟世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躺在一台台的冷冻器里，造著一个个虚拟的梦……如果真的这样，我会马上掉头离开。管他是真是假，这种『我思，故我在』的桥段，数十年前的网络电影就不流行了。旅行家应让跑去当哲学家。

可能我的脸上写著「不相信」这几个字，徐客又慌忙说道

「我知道你就是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你那么快便找上我，你是乘『光栅』来的吧？」

我点点头，心里仍旧盘算著。

「那就是了。唉，许多年前我和其他的旅行家一样，放弃使用『光栅』而环游世界。我们穿越沙漠、高山、河流，伙伴们曾经相遇，也曾失散过。那一年出发的旅行家之中，最後只有我抵达所谓的世界尽头。」

那时候因为旅途艰险，我已筋疲力尽。加上同来伙伴都失散了，我的求生意志甚低。当时我正在南极洲的一处悬崖上攀爬，後方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海洋。我一时大意，就此失足掉落悬崖！」

我忽地听出了味儿来，徐客双手舞动著，越说越起劲。「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不单没有跌得粉身碎骨，反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给反弹回来！我顿时清醒了！好久好久，我大著胆子又试了一次，结果也一样！於是，我花了多年时间，不眠不休的研究，明查暗访，终於知道了真相！」

徐客大口大口地喘著气，颤著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皱破的脏地图来。徐客将地图摊平，向地图上大大小小数百个红色蓝色的圆点指了指。「这些是『光栅』的分布图。红色的是小区域的『光栅』，用於城之内；深蓝色的是较大型的洲际『光栅』……」

我呆呆看著，冷不防徐客一声闷哼，将地图撕成一块块小片。

好一阵子，我以为这位旅行家真的发疯了。後来看见他撕出来那数十片地图，都呈圆状，而且大小均等。最奇怪的是，每一片小地图上除了许多小红点外，边缘总有一颗大蓝点。

我瞪著上的地图片发怔，心念电转，想整理出头绪来。地图上蓝点红点所代表的『光栅』，到底和那堵无形的墙有甚么关系？我正待听徐客说下去时，整所酒吧猛地起了一阵哄动。数十个身穿墨黑军服，背书「NYPK」的特警骑著机动警车，就这样直接闯进天空酒吧，边呼喝搜查起来。

徐客忽地一脸平静。

「我不在乎被捕，」

边说边将一份残破手稿塞进我怀里。

「这是《国境之南》的全部内容，我只求你将事实披露。」

几位骑著机车的特警已向这处驶来，徐客说得更快了。

「好久以前，人类居住在广大的地面世界。后来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百分之九十九地区为核武器所污染。在战争爆发以前，人类为了加速往宇宙发展，曾在非洲大陆近赤道处建立起一座硕大无比的轨道电梯，用以作地面与大气层之间的物资运输，取代了昂贵的穿梭机。」

特警们已来到身边，喝令我们身旁的一众酒客站起，双手置於脑後。

「劫後馀生的人类，在无计可施之下，全都迁进连接地面至大气层的轨道电梯里。他们在数千层电梯世界里，各自生活。后来更发展出『光栅』科技，来供电梯各层的人类上下往返。」

「徐客在这儿！」

一位特警猛地将徐客捉个正著，其余的也蜂拥而上。

「所以，我们根本活在巨型电梯之中！」

徐客还在挣扎，他的力气也真大，直把几个特警都抛开了。「大纽约区根本就不是原来的纽约，只是电梯里的第三百零五层！而称为东京的城也不过是第一百层的一个区域！我们一直以为利用『光栅』在陆地平面上传输，其实根本就是在用升降电梯！可怜人类在传输时被分解成无数粒子，甚么也不知道！众人皆醉我独醒，可悲，可悲啊！」

说完竟然就这样左闪右避，朝一架机动警车冲过去！

「人类早已忘掉历史，而政府也欲掩盖事实！第三百零五层的电梯外墙就在附近！我现在就要将世界真象呈现给世人看！」

说完就这样驾著机动警车，朝窗边呼啸冲去。

「别跑！」

我和特警几乎同时叫道。谁也不会想到瘦弱的徐客会有这般气力，又有如斯胆量。

只见徐客连人带车，撞破天空酒吧的玻璃，在城的高空不住往前进。忽地一声巨响，像碰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撞得前方那一小片的虚空化成碎片，不住进裂掉落，万里无云的晴空就这样无端多了一个大灰洞，徐客就这样跌进洞里。

洞外，源源不绝的核废气正争先恐後涌向天空酒吧。

《完》

## 假如我是真的

作者：萧志勇

载着超过三百名乘客的飞机穿过云层。

机舱外是一万五千尺的湛蓝晴空，机舱内却是腥风血雨，阴霾密。

劫机者骑劫这架飞机已经超过一小时。飞机的原来的目的地是瑞士，但这刻航线却越偏越远。

手持白朗宁 HP 的蒙面人话音未落，便扣动板机。砰地一声，跪在前方的小女孩随即倒卧于血泊中。

机舱内盘旋着一阵低声呜咽，没有人敢说半句。

「棋王高进！你尽管躲吧！我们每一分钟杀死一个人质，我看你可以躲多久！」蒙面的劫机者继续吼着。

我冷静地看着这一切。然而我不会现身。棋王从来不会下没有必胜把握的一着。

这刻的我，和其他数百名乘客一样，在机舱一角蹲踞着，双手抱头。前方不远处堆积着数十具尸体，血腥味在密封的机舱里中人欲呕。

而我的两位复制人替身：高进 13 号和高进 14 号，亦伏尸当中。

我闭上眼，没有半点悲恸。作为棋王高进的替身，他们必须尽可能为正身——也就是我——分散敌人注意力，抵挡一切袭击。而他们总算尽了责任，死而无憾。

就像这次于瑞士苏黎世举行的「超级棋王大赛」，对手是 HAL 企业所开发的超级智能电脑『闪蓝』，

也就是数年前击败苏联棋王的电脑『深蓝』的后代。HAL 的『闪蓝』只消在棋局上将我这个棋王击败，便即可在机械人工程界取得首席位置。然而我，棋王高进，可不是省油的灯，HAL 并没有十足胜算。所以，HAL 企业将会暗地里派出杀手，不择手段阻止我三加比赛，甚至把我杀掉。

我不得不佩服 HAL 情报机关的工作能力。纵然我派了一共十二名无论在样貌，装扮方面也与我毫无分别的复制人——高进 1 号至高进 12 号——秘密从十二条迥异路线前往瑞士苏黎世，以混淆对方耳目，然而 HAL 企业仍有办法找上我乘坐的这架普通民航机。

为了安全，我又安排了两名复制人，与我一同乘坐这班航机。我们经过精心易容，而且分散而坐，务求将危险性减至最低。

然而在一切精心铺排下，竟同样带来眼前困局。

蒙面人的灼灼目光来回扫视，视线蓦地停在我身旁。

「你！出来！」蹲踞于我前方的一位中年男子被蒙面人强行拖出，连滚带爬跪倒地上，然后被手枪抵着前额。

「高进！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尽管躲吧……」

蒙面人看了看手表。现在我正毫无掩饰暴露于劫机者眼前，下一个祭品将会是我。

我不动声色将手探到领后，陶出藏在背项那把超小型 DesertEagle 手枪，目光在机舱来回穿梭：一、二、三、六... 一对六。败迹尽现的棋局。但我会孤注一掷……

「你有武器，是不是？」

我震动了一下。极细微的语音从身后传来。我犹疑着。

「不要别过头来。下一个是你，然后是我。我们没有时间。这样吧，我引开他们注意，然后你开枪……你的枪法还好吧？」

我微微点着头。棋王的运动神经比常人何止快上百倍。

「That's Great. I move, you move, OK？」

我再次点头，紧握手枪，伺机而动。

终于，蒙面人扣下板机，鲜血从中年人的前额狂喷而出。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怪叫，那人已然向着另一边翻滚扑出。

枪声几乎同时响起。劫机者们向那人开枪，我向劫机者开枪，半秒间，六颗子弹无误地穿过六人心脏。我站起来，眼角瞥了瞥周遭，然后朝那人跑去。

「小心——」

那人惊呼起来。我别过头，听见噗地一声，一颗子弹已经钻进我的身

躯，浓稠鲜血从胸前狂喷而出。

第七个……我无法再思考下去。一切景象在变形扭曲，最后光影陡地闪灭，堕入无尽黑暗。

巨大的棋盘　　黑白方格交错的战场　　无数个棋王高进在虚空中争相走避　　皇后像疾飞而来　　把一个个棋王砸得血肉模糊　　我蓦地从恶梦惊醒过来。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气味。

我感到身体极度虚弱。才举起手臂，剧痛迅即由胸口席卷全身。我勉力坐起来，打量四周。房间里光影墨深，墙壁外隐约传来极轻微的摇滚音乐。

良久，一人推门而入。我忍着痛楚挣扎坐起来，发现他就是飞机上与我合作脱困那人。

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我感到好像在那里见过他。

「身体还好吧？你得多点休息。」他亲切地说。「我的面容很熟悉是不是？我叫黎明。」

黎明……是疯魔亚洲的天皇巨星？黎明像是看到我的疑惑，忙笑着分辩：「我当然不是真的黎明，我本来是他的替身，也就是黎明的复制人。」

我恍然大悟。许多天皇巨星都为通过复制工厂为自己订制复制人，然后分各处，用作混淆各大传媒「狗仔队」的耳目。

「可是，我逃跑了，现在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逃跑？复制人可以逃跑？错愕间，黎明又道：「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是谁。」

他爽朗地笑着。「你是棋王高进。」我心头一震，面上仍装作若无其事。黎明怎会知道？我摩挲着脸庞。精巧的人工面皮早被撕下。

「电子报上常刊载棋王高进的照片……我们在尸体堆里发现了你的两位同伴，他们也戴着面具。」黎明黯然地说：「基因完全跟你一样。三个复制人里，只有你逃过大难。」他误会了。他以为我是复制人。

黎明拍着我膊头。「全靠你那奇准的枪法，一下子射中那六个劫机者。当然，另外一个在驾驶舱的跑了出来，开枪打中你。幸好我们轻易把他制服了。」我尽量不想其他人知道我就是真的棋王。于是点了点头，努力撒着谎：「对。棋王高进总拿我们复制人作挡箭牌，却苦了我们。」「原来你也这样想！」

黎明面露笑容。「我想你一定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

「组织？」

「对。」

黎明眼里闪着兴奋神色。「由复制人的精英组成的反人类组织『自由联盟』。」事情简直糟透了。我不经意地瞥着墙角的计时器，竟发现今天就是「超级棋王大赛」举行的日子！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只有二十小时！

原来自飞机枪战一役后，我昏迷了整整五天。--强劲的摇滚音乐排山倒海袭来。我紧随黎明穿过挤满了人的舞池，推开墙角一扇古旧木门，进入另一个大厅。

厅内非常安静，幽暗的环境里，只有巨型玻璃窗外的闪亮星光。我有点奇怪，这到底是甚么地方。

「这里是『雷泊特』。」黎明答道。「也是联盟的秘密聚会地点，这里出现的全是逃跑了的复制人。」黎明想了想，补充说道：「复制人里的精英。」



」精英。也就是说这组织不接纳并非精英的复制人。黎明肯让我加入组织，也因为我是棋王吧。

复制人世界也有阶级观念。

我打量着四周，吁了口气。我知道『雷泊特』，那是法国巴黎上空著名的人工浮岛酒吧，距离瑞士还不算太远。

想着想着，黎明已带我穿过小厅，到达一处较多人聚集的地方。

「噢！里昂！」

其他人跑过来，亲切地叫着黎明。

「里昂是我自己改的新名字。」

黎明朝我顽皮地眨眨眼。「我不是黎明，更不愿作他的影子。我不是任何人的替身，我就是我。」

我边听着，边看着黎明 里昂 与前来的人一一拥抱着。我忽然惊觉，逃跑的复制人极害怕人类知道他们的存在。人类不会允许自己的影子跑掉的。

「对了，」我猛地想起一件重要事情。「你们复制人 我是说我们在出厂检查时，不是给植入一块晶片？却驮隍 H 复制人的行？圈韦 Q 正身完全掌握，你们怎么还能逃跑？」

「这是因为博士替我们动手术切除晶片，」里昂身旁的一位高个子回答我。「全靠博士，我们才可以重获自由。稍后博士有空，也会替你动手术，相信我，那是一个极简单的手术。」我抬头一看，几乎吓呆了 他竟然是曾经叱 球坛、现已退休的篮球明星 米高佐敦！

我感觉有点晕眩，才别过头，一位爽朗的短发女孩发出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向我们走来：「里昂，是新朋友吗？」

我才想回话，却瞥见她身后另一位女孩 竟有着跟她一模一样的面孔！再往后看，一二三四……面孔身形甚至连笑容也一样的女孩，竟有七个之多！

「她们原来是一间主题餐厅的侍应生……」

里昂扶着我，欲言又止。「那间餐厅原来藉一位亚洲女歌手梁咏琪的基因复制了一百个这样的女孩，我们能力有限，只能暗地里救出七个。这位是艾云娜，这位是酒井，这位是杏子……」

我摇了摇头。

上帝创造人。人创造人。

人创造上帝。人类变成上帝……而我竟同样复制了十四个自己！

我想像着十四个和我一模一样的棋王高进，像十四张镜子般站在面前，等候检阅。

我再度摇了摇头。

里昂拖着我再往前走，人越来越多，我感到有点慌张。这么多的『替身』！全都是复制人！虽然『正身』和『替身』在任何方面也完全一样，但当那位博士替我动手术剔除晶片时，我的身份将立时败露！

而最大问题，还是如何离开这儿，尽快赶回瑞士。

我细意打量着环境，盘算着离开的可能性。这时我看见前方讲台上的位老者在慷慨激昂地演说着，台下的人全在专心聆听。

里昂伴着我慢慢步向人丛。我瞪着老者的脸孔，越发疑惑，感到好像在那里见过。这时，老者刚好别过头来，和我打了个照面。

我顿时像被雷火烤焦了一样！

他竟然是伊尔·迈尔克博士！

倏地记忆如潮水填满我的心灵。伊尔·迈尔克博士！棋王的经理人公司，正是通过伊尔·迈尔克博士的复制工厂，订购十四位复制人！

我盯着博士，他吐出一字一句如纶音贯耳：「……人类胡乱使用复制技术已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人类制造了一个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复制人，却剥夺了复制人的自由！由最初不人道的器官移植开始，及至政治家将复制人作为他们的替身，混淆政敌注意，抵挡暗杀，保护正身……更疯狂的是为了毫无意义的复制！例如复制十一个朗拿度和十一个马勒当拿，各组成球队互相作赛；甚至制作一百个一模一样的复制人作主题餐厅的女侍应。在这种技术上，人类已经完全失控！」

台下的复制人们挥拳和应，声震屋瓦。

博士在讲台上喘着气：「『正身』根本不当我们是人！他们唤我们作『替身』」

「『义体』，在我们身上植入追？却驮 A 掌握我们，禁锢我们，玩弄我们！」博士用「我们」这字眼，难道他也是复制人？「然而，我们和『正身』根本毫无分别！除了那块追？却驮 H 外，连最精密的仪器也无法区别『正身』和『替身』！因此，我们也是人！我们同样拥有生存的权力！我们要建立没有区分人类和复制人的大同社会！我们要革命。」

我立于如潮的掌声中，再次感到晕眩。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组织复制人的自由联盟！还有革命！联合国的刑警们到底在干甚么？我思绪紊乱至极，胸口一痛，几乎跌坐地上。

「怎么啦，高进？」里昂慌忙扶着我，挤出人群，步向一角坐下。

我凝望着咖啡厅巨型舷窗外的高空，城市于正下方沉睡，巴黎成了灰蒙夜空里一颗微弱的小灯泡。

「还好吧？来杯咖啡好吗？」里昂问道。

「好的。」我装作漫不经意。

「对了，刚才演说的那位好像在那儿见过……他就是替复制人动手术的博士吗？」

「不错！」里昂流露出恭敬神情。「他就是在复制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伊尔·迈尔克博士的替身。他喜欢我们将他的名字倒过来念，因此我们都唤他作克尔迈博士。原来的伊尔·迈尔克博士因年纪老迈需要更换心脏，便制作出跟自己一样的复制人，但幸好复制人克尔迈博士逃了出来，并剔除自己身上追？却驮 w 克尔迈博士和伊尔·迈尔克博士本来就拥有完全一样的科学头脑。现今世上大部份复制人本来就是通过伊尔·迈尔克博士的复制工厂生产出来的。你和我也是呀，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连忙点着头。「当然。伊尔·迈尔克博士曾在上世纪成功复制出『多莉』……」「那复制羊不算数！」里昂脸色一沉。

「我们是人！那只羊是实验品！别相提并论！」我倒抽一口凉气，知道说错了话，连忙改换话题：「嗯，对了，刚才博士提起甚么由十一个朗拿度组成的足球队，他们也会在这里出现吗？」里昂一怔，犹疑起来。「本来是的……但因为一些变故，没有十一个那么多……」

我紧盯着他，脑里灵光一闪，渐露出事情端倪。你骗不了我的，里昂。那七位短发的女孩也骗不了我。别忘了我是棋王，棋王最善于在千变万化的

棋局里观察对手。朗拿度根本有十一个，短发女孩也原来有一百个。只是复制人无法忍受作为『正身』的影子，也无法面对着十张、一百张和自己完全一样的脸孔。因此，十一个复制人里，只要当中一个有这样的想法，其他十个也必会这样想！于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人在长期相处期间，为了证明自己存在，杀机陡萌，不难想像他们之间的冲突！

我呷了一口咖啡，脑袋在飞快运转。被困的棋子，能借助敌方的内部冲突重新阵吗？接下来的时间，我和里昂又胡扯了一会，然后藉口要到洗手间。我不能跟里昂谈太多，以免暴露了我是『正身』而非『替身』。何况咖啡厅的时计告诉我，距离比赛时间，已剩下十多小时，我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

经过震耳欲聋的舞池时，我的双眼如鹰隼般在交晃的光影里搜索着，终于在舞池一角，找着刚才那七个短发女孩的其中一个。女孩面颊绯红，像喝了很多酒。

我给自己五分钟时间。我步上前，不由分说将女孩紧紧拥抱着，强吻着她。在迷乱的光影和震撼的音乐中，女孩先是挣扎着，然后身子一软，倒在我怀里。

老实说，我并不擅长泡妞，在经理人公司的训练里也没有「迷倒女孩」的课程。我手忙脚乱向女孩再灌了数杯伏特加，我想该差不多了吧。

「到我房间再喝好吗？」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着。

女孩星眸半闭，说着梦呓。

我拥着半醉的她，慢慢走出舞池，尽量不引起任何人注意。这刻的我感觉极度怪异，像拥着一具洋娃娃——一具与真人毫无分别的洋娃娃！要是谁愿意，像我怀里这样的一个柔若无骨，体香迫人的女孩，复制多少个也可以！

我拥着她到达寂静无人的长廊。刚才跟里昂来时，我早已留意到这长廊有数台公用通讯机。我瞥了瞥身旁没人，连忙飞快地敲击键盘，发出 E-mail 给联邦警力。我先要捣破这甚么自由联盟，然后借助警力，尽快赶到瑞士

「Enter your ID code :」荧幕显示着。

我望向身旁的女孩，这个不知道是梁咏琪第几号的复制人不胜酒力，哇啦哇啦吐了一地，然后像小孩般跪在地上，呜咽起来。

「呜呜...我不要做复制人啊...我不要做『替身』」

「...不要...」女孩掩面抽泣着，双肩在颤抖着。「...我要做真的...假如.....我可以做真的...」

她的说话震撼了我的心灵。我犹疑了数秒，耳际不住响起百个千个复制人像幽灵般向我申诉的声音。终于我下定决心，抓起女孩手掌，放在通讯机的感应器上。

「ID code Ok. Now sending E-mail.....」

剩下的时间只有等待。

我若无其事回到咖啡厅，前后不过六分钟而已。我在里昂身旁坐下，刚想说话，大厅已传来一阵喧闹。

整个大厅慢慢静下来。

「有人从这里向联邦警力发出电子邮件！」

扩音器传来广播。「身份确认中 WS4844025CY 梁咏琪 87 号

」

「那是杏子！」

里昂脸色一沉。

「岂有此理！她竟向联邦警力暴露了自由联盟！」

这时大厅里起了一阵骚动，我没有说甚么，也不知道该说甚么，只是望着窗外的世界，却发现窗外一团渐渐扩散的阴影！

「那是甚么？」我指着夜空。

里昂望向窗外。同时阴影渐渐现出轮廓，先是隐约一团黑色，再来是上面一个火红的？策郅 x

「联邦空中警力！」

里昂的声音充满惶恐。「跑！」里昂扯着我向大厅中心滚去，舷窗已一声轰隆巨响，震成无数碎块，整架联邦飞舰的船首竟直接撞进大厅内！

无数手持 MAC100 轻机枪的联邦警察自飞舰跃下，像潮水般涌进大厅，我刚想迎上前，却被里昂死命拖向大厅另一角，大厅里一片混乱。

一排子弹在我身旁呼啸掠过，我不得不跟里昂没命狂奔着。

我俩转过大厅另一端的长廊，到达一扇金属闸门。

「上飞艇去！快！」里昂边说边扭动金属门？恁 A 闸门曳然开启，群星映入眼帘，风呼呼扑面而来。我眯着眼紧抓门边，俯视数千尺下的灰蒙云层，还有停泊着的数艘磁浮飞艇。我刚想反抗，却发现里昂从腰间掏出一把白朗宁 SHP，与追赶过来的联邦警察驳火！

我正考虑要不要制服里昂，稍一犹疑，里昂已将我推进小飞艇，自己也挤进来，门才合上，联邦警察已出现在门口。

「起动！先到地面！」里昂下达着命令，驾驶系统接受到声控指令，仪标版灯光晃动间，磁浮飞艇已避开射来的子弹，迅即向云层翻腾开去，硕大的空中酒吧『雷泊特』在身后越变越小。

「我们要去那儿？」我盯着里昂手上的白朗宁 HP。还剩下不到十小时，从巴黎出发往苏黎世，坐最快的 TGV 只要 3 小时，但我已体力透支，不能再长途跋涉，以免影响比赛表现。

「为甚么？为甚么联邦警察会知道我们的秘密会所...？」里昂仍在喃喃自语。窗外已隐约可见云层下的巴黎新铁塔尖。「梁咏琪之间早已出现争执.....但现在竟向联邦警察出卖我们！出卖同伴！.....」里昂激动地挥动双手，挥动着手上的白朗宁 SHP。机会来了。

「噢.....」我忽地指着舷窗上方，重施故技。「他们好像逃出来了.....」里昂闻言仰首，看着舷窗外万里夜空，不料手上一震，手枪已落在我手上。

舷窗映照着里昂讶异无比的神情。我把白朗宁抵在里昂前额，『正身』和『替身』本就誓不两立。

「.....高进！你干甚么！你疯了吗！」

里昂怒不可遏。

「我没有疯。」我紧握手枪。「我想你一直误会了，我不是复制人，我是真的。」「不！不！你是复制人！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基因衍生出来的！」

「我是真的。里昂。」我不想浪费时间。

「也许我该称呼你作黎明较好。也但愿你是真的黎明。假如你是真的，我想我们会是好拍档。再见，里昂。」

「不！高进！你听我说」我猛地扣动板机，微弱的枪声在狭小的飞艇里 响。

「解除速度限制。」

我轻轻喘着气发出命令，身上汗流浹背。

「直飞瑞士，苏黎世。」

磁浮飞艇内的低鸣声把我惊醒过来。

巨大的棋盘 黑白方格交错的战场 无数个棋王高进在虚空中争相走避 皇后像疾飞而来 把一个个棋王砸得血肉模糊 .....恶梦仍萦绕脑际。我感到头痛欲裂。探首一看，苏黎世的五百层超级大楼矗立窗外。原来已经到了，我看看仪标上的時計，刚好赶上。

我一步步踏进会场，我的体能状况极差，但我的思考力仍处于巅峰状态，无数经电脑分析过的棋局早在脑里于转念间模拟过，我有必胜信心。

我终于艰苦地跑到走廊尽头。强烈射灯将会场照得发白，席上坐满了超过十万名观众，无数镜头和镁光灯正对准场馆中央的擂台，将实况即时传送到世界各地一百亿观众面前。而擂台上早已放置一台匿大的虚拟投射棋盘，旁边一个高个子正襟危坐，目光炯炯。「他」就是我的对手，也就是 HAL 企业于 2010 年开发出的最新型智能机械人「闪蓝」。

我的胸口隐隐作痛，疲惫淹没了我，我一个踉跄，几乎站不稳。这时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及时扶起了我。

我别过头 无法相信眼前景像。

我竟然看到了自己。

另一个高进！

「...全部『替身』当中，只有你能到达，真了不起，」我眼前的高进说着，我 站着，思海空白一片。「好好休息吧，高进 15 号。新出厂的高进 16 号至高进 30 号等新型号复制人已经投入服务，你可以自行报销了。」

我是高进 15 号.....

我是『替身』.....

我是复制人.....

我是假的.....

我没有说话。精神已在一瞬间崩溃。我根本无法思考。

我目送着他健步进入会场，踏上阶梯。十万名观众同时爆发出热烈欢呼，擂台上的『闪蓝』机械人站起来，一副备战神态.....真的棋局现在才开始。

但是我早已败了，我不过是一只诱敌的棋子。

却同时搞砸了原来的真正同伴。

我颓然跪下，眼前映像强烈扭曲，视线开始模糊，生命正一点一滴从身上流逝。

「假如我是真的.....」我想起那七个梁咏琪，想起里昂。

假如我是真的.....

.~~~ 忽然从虚无中冒出一只企鹅

\$ \$ 递给你一罐可口可乐

\$ ^ ^ \$ 然后站在一旁邪恶地笑着

( @|@ )

## 美丽新世界

作者：萧志勇

2090年12月6日，早上6:00。孙龙从迷茫紊乱的梦中猛然惊醒。狭小房间里的狭小视讯屏准时闪出报导员的脸孔

「……各位民你们好！我是新世界政府(BraveNewWorld)的虚拟报导员艾云娜。今早的城空气指数令人满意，各位民可以在街道逗留10分钟而无须戴上氧气面罩。另外，在伟大的新世界政府领导下，民族肃清战争已经开始，估计将於三个月内将有有色人种完全消灭……」

孙龙半句也听不下去。他把头浸到混浊的冷水里，直至完全清醒。水珠不断从他的红褐色头发滴下。臭氧层早没有了，外太空直接射进地球的紫外线，把孙龙的头发灼染成红褐色。

他看著镜中映像，深深吁了口气。对他，和他的同伴而言，今天，将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为此，他特别为自己准备了双份的早餐——两颗营养胶囊——这天早上他得多吃一点，以确保有足够体力，应付稍後不容有失的计划。

他把胶囊囫圇吞下，走到房间角落，拿起一团昨晚预备好的特殊合成胶，把左掌紧紧包著。只有这样，房外的扫描器才不会扫描到他左手掌心里的身分晶片，不会记录他曾经外出。制造不曾外出的证据，对计划是很重要的。

孙龙小心翼翼地走到大楼以外。另外几个伙伴早已在街角等他，他们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说半句话。计划早已拟好，这刻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语言。

很快，所有同伴已经齐集，一行五人开始朝「红区」进发。他们沿著零落残破的街道行走，越过一堵堵挂满斑驳污迹的破墙，入目的尽是一张张形容枯槁、皮黄骨瘦的脸孔，整个「紫区」长期被饥饿与寒冷包围著。孙龙看到不远处的一群民，在一座座直立的方型箱子「达达夫」

前排队，民默不作声，面无表情，一个个进入箱子後，再也没有出来。孙龙知道「达达夫」那是新世界政府在「紫区」所摆放的生命结束装置。活不下去，又不想被疾病和饥饿煎熬的，大可进入箱子，让利刃将自己搅碎，结束生命。新世界政府其中一项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就是用「达达夫」

减少「紫区」的人口，人口减少，食物分配便会足够，饥荒的情况自然得到改善……孙龙不忍看下去，咬紧下唇快步离开。

他们掌心里的身分晶片被特殊合成胶包裹著，因此无法乘坐区际列车。列车的收费器一旦无法从他们身上扫描收费，或者，发现「紫区」的民乘坐区际列车，大气层上的轨道卫星便会毫不留情发出雷射炮。他们暂时还不想放弃生命。至少不是现在。

於是他们绕路徒步而行。在太阳的紫外线猛烈照射下，使人感觉异常疲累，眼睛像要吐出火焰来。终於，三个小时後，他们成功潜进「红区」。

「红区」的景象与「紫区」全然不同。奇形怪状的冲天巨厦破地而起，无数的飞行车在无数的浮岛与桥梁间穿梭，电子收费的行人道路上川流不息。孙龙看著，这就是新世界的「红区」？

他记起了小时候从电子报上所学到的通识教育。第三次世界大战後，各国联合建立新世界，将城分为七个区域，每个人按智商高低而分为七种民，严分阶级，生生世世住在自己的区域里，无法逾越。……孙龙和他的伙伴们各自散开，躲在电子收费道路旁的转弯处。他们不敢踏上电子收费道路，也没必要这样，当目标出现後，他们只须依照计划行事，然後迅速离去，其他的都不必管。孙龙忽然感到无比紧张。他们为这计划排练不下百次，只求一击即中，不容有失。但如果失败？他们将立即被送进「达达夫」。

但孙龙并不怕死，他知道，这次计划，为的不是自己，为的是「紫区」的人民。……目标如期出现。那是一辆毫不起眼、载著大量圆桶型银罐的磁浮车。孙龙屏息以待，待磁浮车接近时，迅即掷出轻型土制炸弹。磁浮车被整个炸起，在空中打著转，然後砰地一声横亘路上，冒著轻烟。这时孙龙及同伴们一拥而上，朝散落一地的银罐子扑去，他们目标就是这些。

蓦地电子收费道路上警鸣大作。扫描器无法侦察他们的身分，新世界政府很快便会知道有「紫区」的民擅闯「红区」，警备队将在一分钟内赶到现场。他们必须要快。

孙龙挟著两桶银罐，头也不回便迅即朝来处奔去。依照约定，他们将分散逃去，自己的生命，或同伴的生命都不重要，他只须想办法尽快回到「紫区」，然後打开银罐，能救多少便多少。……孙龙发足狂奔，但警备队比他更快。一个警备队员带著一丝嘲笑摇了摇头，持枪瞄准孙龙——依据新世界物种保护法规定，可以不限数目任意捕杀的物种，只有蟑螂和「紫区」的民。……追纵弹无声地从枪管疾射而出，无误地穿过孙龙手上坚硬的银罐，再穿过他软绵的身躯。他跪倒在地，感受著剧痛，看著死亡向自己步近，看著爆裂的银罐所流出来的——水。

就是水。一直以来，「紫区」的食水被其他各区所排出的工业废料污染，食水已到了无法饮用的地步，然而新世界政府迟迟未有理会。他们熬不了，只有潜到「红区」，偷取压缩食水。

孙龙永远不会知道，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借食水污染而减少「紫区」人口，也不会知道政府将会摆放更多「达达夫」在「紫区」，省得清理尸体。政府要创造的，是一个没有污秽、没有劣等人种的城。

他的视线渐渐模糊了。四周人车川流，甚至没有行人停下来看一看他们。「红区」继续繁荣安定。他凝著泪眼，看著水从银罐汨汨流出，在光滑的磁浮路上流泻，在人工太阳照耀下闪闪发亮，映照出美丽的新世界。……

《完》

## 未来爱情故事

作者：萧志勇

他不爱她。

他甚至恨她到极点。看到她那婀娜的身影时，他厌恶地蹙起眉头。

「累死了。你站著干吗？过来给我背吧！」她一头倒在床上，下著命令。

他温顺地走过去，以熟练手法替她著背。她那如云秀发像瀑布散泻在雪白的肌肤上，星眸半闭，红唇欲滴。这曾令他疯狂多少个晚上的肉体 - -

可是现在，他恨不得一刀把她刺死。

「没吃饭吗？用力一点呀！我说呀，你就是不知道我工作辛苦 - - 」他紧咬下唇，双手用力掐下去。

「痛死了！走开！」她转过身，完美的躯体使人炫目。

「你今天干甚么？连背也那样马虎！」她抓起床头的纯金骏马摆设，不由分说朝他掷去。「我不要见到你，滚！」他低著头，退出偌大的豪华寝室，独留她一人在房里。一刀把她刺死，多好！可他就是没有这个勇气。他紧握著拳头，在华丽的长廊里踽踽独行。屋子有多大，他从不知道。他甚至忘记了自己何时开始住在这里。她曾经下过命令，不准他到处乱走。但他没有听从。他尝试走遍屋子每一个角落，但房内有房，廊外有廊，他始终无法离开。

他发现自己竟被这女人困著了。

转过梯角，滑进梯下一条不起眼的阴暗长廊，他蹑著脚步进一所小室，一阵霉臭味扑鼻而来。他轻轻把门关上，在暗角里摸著一具头盔状物体。他把它戴在头上，然后熟练地操作著按钮。

「Now Loading」斗大的字样浮现脑海。

他松了一口气。这头盔是他唯一的乐趣。他不知道这带予他奇妙感觉的头盔从何而来。

他只管叫这东西作「VR」 - - 那是他在头盔上仅能辨认的两个小字。

刺鼻的花香渐次代替了霉臭味，风声和鸟声由远而近，划破了宁静。脑海里一个娇小的女孩慢慢于虚空成形，跑过郁葱的原野，欢愉地投进他的怀里。

「那么久才来，人家等你好苦啊！」女孩眨著眼，漆黑的眼珠里一片柔和笑意。

「杏子，我要来这里并不容易啊」「我当然明白啦，哎呀，别扳著脸好不好？我带你去海边好吗？」杏子拉著他，奔过重重草浪，向著无尽头的金色海岸进发。

「我就是不明白，她为甚么不让我离开屋子。」他躺在无人的沙滩上，看著虚拟的落日被水平线一片片削去。「我知道她对我好。豪华的居室、衣食无忧但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自由！」杏子像一头小猫蜷伏在他的臂弯里，纤手轻轻抚著他喘息的胸膛。「要是我能够永远待在你身边，多好」「你晓得这是不可能的。」他难过地说著，欲言又止。

「我晓得。你跟我说过，我只是个不存在的虚拟情人，对不对？」杏子黯然低头。

他不想多说，而且他对这虚拟世界根本知道不多。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他站起来，别过身去。他不忍看见杏子的神情。

转念间，周遭的景物逐渐褪色。斗大的字眼呈现半空。

「Story Over. Save or Quit？」他不想杏子的记忆保留这次不愉快的对话，他选择了 Quit。花香迅即被霉臭味掩盖，海浪声消失耳边。他摘下头盔，离开了阴暗的房间。

回到偌大的豪华寝室时，他惊讶地发现她仍未离去。

「你刚才去了那里？」她转过身来，脸上挂著怒气。

他心里一慌，不敢回答。

「你去了找虚拟情人是不是！」她怒吼著，手上忽地多了个 VR 头盔，



颤著手一股脑儿朝他掷来。

她怎会知道？他不由自主退后数步，头盔在地上骨碌滚动。

「我问你，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她露出乞怜的神情。

「不。」拼了吧，反正是时候说实话。「不，我一点也不爱你！」「为甚么？难道我对你不好吗？我为你准备了一切——」「我不是要这些！」他豁出去。「我不爱你！我要自由，给我自由！」她看著他，眼里闪过一丝绝望。

「好吧。」她镇定下来，吁了口气，露出满不在乎的笑容。「反正不 Save 就可以了。」Save？他忽然感到有点不对劲。

这时偌大的字样在半空闪出。「Story Over.Save or Quit？」他目瞪口呆看著半空那熟悉的大字，同时看著四周褪色的景物。

包括褪色的自己。

然后是无尽的黑暗。

《完》

## 未来未有来

萧志勇

1998年星期六午後。旺角嘉禾餐厅。

天任以犹疑的步伐把自己赶出电梯时，一眼便瞥见了他的女友云儿，正和身旁的一位男士亲热地说著悄悄话。

天任坐下。谁也没开腔。

「累吗？要不要喝点甚麽？」云儿轻声说道。

「这算甚麽意思？」天任强遏怒气，从牙缝里吐出一字一句。

「你早已明白。」云儿别过脸，紧握著男士的手。\*这是彼得，我的新男友。「我问你这是甚麽意思！」天任放声吼道。看著彼得一张窝囊嘴脸，看著他握著云儿的手，多月来的辛酸终於迸发出来：「你知道的！我这个月来不眠不休在赶功课，才没有见面一个月，你怎麽就跟别人跑了！你——」

「一个月前我早跟你提出分手。」云儿冷静地说，眼里闪过一抹哀伤。「只是你眼里没有我，你只关心你的博士论文、关心研究。我在你心里没有一点地位。」「你总爱这样说！」天任开始有点歇斯底理。「你知道的！我赶好论文，拿了博士学位後，大学会支付可观的薪酬给我，到时候我们便有足够时间相处，你不是说过想到日本旅行吗？我——」「不会的，天任。」云儿抬起头。

「你拿了博士学位，又会开始更多更忙碌的研究。我绝对相信你会是个很出色的科学家，可是很遗憾，对我来说，你是一位不合格的男朋友。」最後一句话直刺心扉。思绪一片紊乱。他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回去工作。没有爱情，还有工作……工作有了成就，云儿自然会回到身边。彼得算是甚麽？他——

天任勉力站起来，背过他俩，蹒跚地离开。他碰翻了侍应手上的数杯饮品，又和几个人撞了个满怀，终於如获救般跌进电梯。

电梯门慢慢合上，把哀伤隔绝。

2003年中国北京。清华大学第一演讲厅。

坐在前排的记者们手持摄影机严阵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把厚厚一沓的科研文件翻了又翻。台下黑压压的听众开始交头接耳，他们看著布置华丽的讲台，期待著那迟来的讲者，穿过红底金字的布幕：「新时间论发

表会热烈欢迎谭天任博士」他没有花心神去想像此刻北京的情况。

他紧握呔盘，於香港的旺角大道狂飙。多年前的嘉禾餐厅不再复见，各种商场也早已拆掉，新兴的银色建筑物拔地而起，真空的列车管道於建筑群间凌空交错，组成新式都会消费区。

然而在他眼里，一切宛若梦幻。宇宙里没有甚麽是永恒的。物质、生命、爱情……除了记忆。那曾经美丽，也曾经哀伤的——同是冠盖满京华，他放弃了北京的发表会，而悄然来到这里，「九龙大酒店」。

豪华的巨型电梯把他送上了酒店顶层的宴会厅。迎面所见，有认识的，也有陌生的。但大厅中间那两张脸孔，他永远记得。

他於人流里急步潜行著。他并非害怕即将进行的计划有甚麽差错，而是，害怕看见那张令人怦然心动，依然可爱、仍是迷人的脸孔——「云儿。」他悄悄来到背後，尽量温柔地说著，害怕惊动了她，那白得眩目的婚纱。

云儿别过头来，笑容在瞬间僵住，眼里闪过复杂情感。

而天任也同时看见彼得——依然是那样窝囊混蛋。他，怎麽配穿上华丽的新郎礼服，迎娶流丽脱俗的云儿？於是，和以往数百次的练习一样，天任伸手从腰间一探，已将枪管抵著彼得头颅。只有身旁数个人呆站当场，外围陆续来访的宾客蒙未觉，仍然举杯祝酒，声震屋瓦。在彼得刚意识到一切的时候——「Come on, Peter 仔，勇敢些嘛。」天任咬牙说道。「你死多少次也不够啊——」枪声粉碎了宴会厅。云儿双手掩脸，从指缝间睁著婚纱上沾满彼得的浓稠鲜血，一步一步往後退去。连天任也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身体内可以有这麽多血液。

天任没有打算逃离这酒店。事实上，他只要能闪进电梯就行了。他的神情是那麽的平静，宛若一位刚抵达现场的宾客。更何况亲眼目睹整件事情的，只有站在云儿身旁的几位女伴。

天任轻易地进入升降机，冰凉冷气使他有点晕眩，一颗心剧烈跳动，像要从口里跳出来。他看著荧光屏显示的楼数：「30、29、28……」边从袋里掏出一部像传呼机的方形盒子。

这时代流行映象传讯，传呼机甚至手提电话已经绝迹。然而传呼机的讯息虽能超越空间，这小方盒却能超越更远距离，把他带到时间的彼方。

小盒子背後，刻了一行小字：AvailableTimeMachine。

他把小盒子调较好，深吸一口气，然後掀下按钮。

1998年先是那令人心悸的眩目白光，整个世界只有小盒子上那稳定跳动的亮绿数据，令天任仍感到自己生存著。他很清楚自己正干著前无古人的壮举：於时间里逆行。数据显示，他正越过一亿五千万秒，也就是五年的岁月，回到1998年。

触目所见仍是无尽的白。渐渐，前方出现了一圈慢慢靠近变大的一圈风景，整个世界正朝那圈景象快速挪移过去。

天任跌坐在地上，背靠无形的墙。他似乎仍呼吸著酒店电梯内那冰冽的空气，而事实上，他正离那个空间越来越远。不必借靠小时候卡通片「叮当」中那笨重时光机，他只要凭藉腰间那盒子，围绕身躯造出特殊的磁场，通过引力把小磁场急剧自转，於瞬间达到旋转极速，磁场里的一切变成没有任何重力，质量也不复存在。然後再定下时空坐标，把磁场内连同所有物质，一起以超光速向外输出，无损地行进於过去未来。

这就是五年以来无分昼夜的研究成果，背後是整个国家所投入的科研

资源。

他没有心情将研究成果发表，也没兴趣与爱因斯坦、霍金一同名留青史。他知道甚至会因擅把 ATM 据为己用而遭世人唾骂。可是，能够穿越时间，意味著能够改变整个时空，也意味著能将已失落的重新寻回。

原来那华丽而先进的酒店电梯景观，已如壁纸般剥落殆尽，景观後是另一部旧式电梯，还有那按钮上土气的提示：「嘉禾餐厅，请按五字」。

按捺著兴奋，天任急步走出电梯，便即和一人撞了个满怀。一切太熟悉了！怀里那人竟就是五年前的自己！这意味著空间落点有所偏移，他迟来了，五年前的自己已经准备离开餐厅……他偷眼看著自己那潦倒落魄的模样……刚交涉失败的天任进入电梯。电梯门才合拢，迟来的天任已然拔出枪管，朝餐厅的天花扫射，把灯泡悉数射爆。在餐厅内的无尽黑暗中，他一跃到彼得面前，这次天任决定要轰掉他的心脏。

「Peter 仔，我又来了。」天任压低声音。「这次你比较惨。因为你的未来，将不会到来……你明白吗？可惜啊，你这副笨模样，我想就算多说十遍你也不会明白啊……」枪声响彻幽暗。在黑暗中天任无法得知云儿的表情。完成计划的他急步离开餐厅，想离开这个时空。然而他終於知道那儿不对劲。即使他轰掉彼得多少次，2003 年的谭天任依然没法与云儿一起。因为由现在开始起的五年，1998 年的自己仍会投入研究，仍会疏於理会云儿。要是放弃研究，那怎能得出 ATM 的研究成果，让自己回到过去？报复并不能得报偿一切。杀人也好，违反时空律也好，没有甚麽比云儿更重要。

天任决定留在 1998 年。

2003 年是轻怜蜜爱的五年。

以往，云儿总觉得自己在感情上颠沛流离。她爱天任，但偏偏天任只爱研究，从来没有放太多心神在自己身上。当她的感情慢慢转移到彼得身上，却又突如其来发生意外，彼得在餐厅里被一名精神有问题的暴徒乱枪扫射，当场死亡。

在事情发生一个月後，她的精神几近崩溃之际，毅然放弃一切研究工作的天任，忽然回来了。她几乎无法辨认：他变得那麽成熟，人也像长高了。不但是外表上，而是在性格上，天任不再是那个脾气暴躁、研究稍为没有进展便大发雷霆的小孩子。他，保留了过去的优点，缺点也像悉数改善了，而且两人是那麽有默契。於是他俩渡过了最幸福温馨的五年。而且为了不再勾起云儿的惨痛记忆，天任和云儿搬往法国东南部一个偏远小镇耐斯城，与以往的亲友隔绝通讯，重过平静的新生活。

然而天任的内心并不平静。

他知道真正活於这时代的天任，现在於地球另一端的北京清华大学研究，而且已有突破性的进展，明天便会於北京发表「新时间论」，让举世知道 ATM 的存在。

他太清楚自己那五年的行踪，也知道，年轻的自己不可能知道云儿现在身处何方。但他仍然害怕，害怕有那麽一天，谭天任会从甚麽角落里跑出来，一枪轰掉谭天任。

小镇的人民原来就热情友善，与外来居民都能和睦相处。这天午後，小镇惟一的教堂依然举行团契，天任和云儿也和往常一样参加。

只是，天任的内心忡忡难安。

「天任，怎麼整天好像心绪不宁？你病了吗？」云儿於牧师讲道时偷

偷问道。

天任摇了摇头。

晚间的露天教友聚餐也一样。天任仍是心不在焉，他仔细审视场内每一位居民。他很熟悉每一位居民的脸孔，谁是外来者，一眼便可认出。

「哼哼，天任，我知道你没有病。」云儿亲热地挽著天任臂膀，挑皮地眨了眨眼。「你瞒不了我。你在偷看邻村的姑娘，对不对？」「我没事。」天任勉力笑了笑。他曾经穿过时间，杀了人，千辛万苦才能和眼前心爱的云儿共聚，他不能失去一切，在今夜。

因为他的预感，就是今夜。

天色阴霾密布，细雨开始一根根扎下。居民忙著收拾餐桌，天任连忙卷起桌布，扛起食物篮，跟著云儿朝屋子里跑。暴雨来得好快，村民全都跑进屋子里。闪电划过天际的一刻——他看到了自己。

从北京来的天任仍浑然未觉自己已被发现，正像猫儿走过湿地一般，慑著手脚，一步一步趋向呆立雨中的另一个天任。

他以为自己正走向彼得。可惜彼得早已不在，他已死掉两次。。

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太快。雷声响起时，两个天任已同时被对方的手枪抵著头脑。

没有一圈街灯，没有任何旁人，夜雨将一切埋进黑暗。

「你早知道我会来？！」迟来的天任向眼前面容模糊不清的「彼得」说道，声音又惊又怒。

「对。」另一个天任不欲多说。何况根本无法解释明白。他也不能一枪轰掉自己，没有过去的谭天任，就没有现在的谭天任。

款式完全相同的手枪仍无误地抵著对方，只是扛著篮子的天任手上那支，少了两发子弹。

「好呀，彼得。」两个之中的一个说道。「我现在杀不了你。可是，要是当年我能在嘉禾餐厅把你一枪解决，现在与云儿开心野餐的，就会是我而不是你了——」边说边摸向腰间的小盒子。

「不要！」另一个说道，同时也伸手向自己的腰间掏去。他早料到这一天，也早把 ATM 系在腰间。

几乎同时间，两人身旁的空气猛地席卷流动起来，像一张无形的网逐渐收紧。北京来的那个终于扣动了扳机，击中了已开始走进时间甬道的另一个。

枪声过后，地上只有一颗染满血的子弹。是一颗来不及穿越时间，但却已击中目标的子弹。

1998 年两部 ATM 各自使用，却同步行进，加速了逆向时间。一亿五千万秒在瞬间流尽，而这次的时空落点，也因为 ATM 的共振现象，偏移了少许。

两人现各处于嘉禾餐厅的一角。远方的窗边，真正属于这时代的天任刚坐下来。

「累吗？要不要喝点甚麽——」云儿轻声说道。

「这算甚麽意思？」天任强遏怒气，低沉说著。

原来居于耐斯城、与云儿渡过愉快五年生活的天任，著胸口汨汨流下的鲜血，思绪一片紊乱。

三个自己同时出现同一时空坐标！

而同样来自耐斯城的另一个天任则好整以暇，从暗角处慢慢走出来。

他自以为在耐斯城刚杀死了 2003 年的「彼得」，现在又再准备杀死 1998 年嘉禾餐厅中的彼得。

「你总爱这样说！」天任开始有点歇斯底理。\*你知道的！我赶好论文，拿了博士学位後，大学会支付可观的薪酬给我，到时候我们便有足够时间相处，你不是说过想到日本旅行吗？我……」 「不会的，天任。」云儿抬起头。「你拿了博士学位，又会开始更多更忙碌的研究。我绝对相信你会是个很出色的科学家，可是很遗憾，对我来说，你是一位不合格的男朋友。」最後一句话直刺心扉。思绪一片紊乱。他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回去工作。没有爱情，还有工作……工作有了成就，云儿自然就会回到身边。彼得算是甚麽？他……天任勉力站起来，背过他俩……忽然看见一个容貌跟自己有几分相像的人，手拿著甚麽东西，大步走来。而那人背後另一个同样相像，但却满身鲜血的人，也艰苦地一步步爬过来……他犹疑著立於桌边，忘记离开。

倏地一个也有著同样容貌的人自电梯里飞奔而出，用比前两人更快的步伐冲过来，边举起手枪，朝天花板扫射。

一刹那灯火尽灭，黑暗里呆站於桌边的天任像被甚麽抵著心脏，耳边传来低沉话语，声音仿如来自地狱：\*Peter 仔，我又来了。这次你比较惨。因为你的未来，将不会到来……你明白吗？可惜啊，你这副笨模样，我想就算多说十遍你也不会明白啊……」他迷惑了。他怎会是 Peter 仔？Peter 仔在身後啊。他好想分辩，但枪声粉碎了这个想法。子弹离开枪管而钻进胸膛前那火花交晃的一刻，他看到了，也更迷惑了：大步踏来的、流血的、开枪的，这三个人和自己竟然都有同一张脸孔！

然而就在意识迅速远去时，浓稠血液不住离开身躯之际，他看到了那三张惊惶的脸孔蓦地变得异常苍白，而且在继续变化，变得透明，变得消失，连轮廓也被抹掉……这个天任不明白，即使时间旅行不会抵触时空律，然而一旦那个最根本的源流在时空里被剔除，未来便有若建筑在时空沙堆上的堡垒般被抹去，未来即使有无限可能性，所有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因此，在场的四个天任，再不用担心或妄想过去会怎样改变而影响未来，因为……未来未有来。

《完》

## 星河革命

萧志勇

和以往无数个晚上一样，煜静立於领航室那偌大的舷窗旁，凝视着宇宙船前方汹涌而来的百亿星辰。

在无尽的航程里，生命始终有限。宇宙船里的岁月，只会像流水冲刷掠过，当中根本没有日夜之别。

但煜喜欢将船上时间调较成地球式的二十四小时，并以灯火光暗来区分白昼黑夜。自地球上养成的生活习惯也没改变：手持一杯公元 2060 年份的香醇红酒，在餐後倚窗沉思。

在地球，他需要仰首观天，在灰蒙夜空里寻觅星踪。但在这艘以超光

速飞行的宇宙船‘敬启者’上，因为相对论效应，宇宙船四周星辰的映像都被扭曲而聚集到正前方。煜只消立在领航室的球型幕墙前，无数星球便会从前方的星团中一颗颗迎面冲来。

在这小小的方舟里，可以很逍遥地分配自己的一生。因为飘浮的方舟上，就只有他一个人。

煜时常会为此而感到兴奋——有谁能够一生里不受束缚，自由地游走於星际之间？星际探险家，和古地球上的旅行家一样，没有任何一片土地可以留住他们。旅行家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国家。天空是他们的归属，风是他们的化身。

煜优雅地笑着，目光穿过舷窗。他也不属于土地，他是属于星河的。

偶尔，他会想起好久前听过的一番说话：无论宇宙船能跑多远，把一生消耗在星海中的一艘小舟上，毕竟是太浪费了。

他不以为然。把一生消耗在同一个星球上，才是浪费。何况地面上的一切，他可以通过船上的分子聚合器创制出来，分毫不差。即使官能之感，食色之欲，最先进的虚拟现实头罩，一样能把体验完全复制。

把杯里红酒一饮而尽，他步进领航室中间的透明柱舱。

从透明的墙壁望向领航室，四周密布布满各种闪烁的仪表和器材，透明柱舱在领航室中间，宛若一小块绿洲。

透明柱舱内空间不大，仅能容下两张大椅。他像以往一样躺於其中一张。

而另一张则躺着一副身躯。身躯并没有头部，颈项以上切口平滑，只有一个接合器。

他轻触按钮，透明舱顶便垂下一排目无表情的头颅，每一颗头颅容貌一样，各自连接着一条条的光纤管。

最前方的一颗头颅缓缓降下，旋到那具身躯上。

才被旋紧的头颅上，那对眼睛颤颤微张，一如以往，眼神茫然若失。

那是复制人。船上空间极度珍贵，他复制了无数个自己，但只冷藏那些复制人的头部。

至於身躯，只保留一个。当需要时，便将头颅解冻，和身躯接合。

正如现在。他边欣赏复制品那怅惘惊惶的神情，嘴角挂起残忍的笑容，触动开关，两具扇状虚拟头罩便徐徐落下。

两具头罩内的墨黑光屏内开始闪起亮绿讯息。

“ROUND1”

“Fight”

真实的星河。敬启者号。领航室。透明柱舱。大椅。虚拟头罩。虚拟世界。然後造出虚拟的星河。

在虚拟系统构成的幻境里，他和他对峙着。原来的他赤手空拳，复制的他手持长剑。脚下是连绵无尽的小行星带。

根据编号，眼前的复制人是第 872 号，年龄和以往的八百七十一位一样，同是二十五岁的壮年。

而煜自己在无尽的星空旅程中，不断成长老化，他已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度过了多少岁月。

但他对自己始终充满信心。他无视於对方手上森冷的剑峰，一声暴喝便直冲过去。

对方举剑便劈，但落空。煜避过长剑，绕到 872 的身後，双拳齐出，谁知顶上生风，剑气瞬间已直迫而至。他惟有沉腰避过，闪向一颗缓缓转动的陨石。

而持剑者亦追蹶而至，却不料煜转身双腿向陨石一踏，借力反弹，直撞进 872 号怀里，再全力使出的手刀，将对方头胪击碎。

872 号无力的身躯向着小行星带不住坠落。遥远的夜空划过串串流星，最後停留在虚空当中，砌成一字一句：

“YOUWIN”

头罩缓缓升起，煜坐起来，离开了透明柱舱。另一张椅上的身躯丝毫不动，只是那颗 872 号的大脑已完全坏死。旋臂把吐着白沫的头胪旋下来，像篮球般准确地抛进焚化器里毁灭，躺在椅上的便再是一具无头身躯。

煜背着透明柱舱，朝领航室前方的一堵洁白的平面幕墙喃喃自语：“老忠仆，你觉得如何？”

幕墙迅即起了变化，浮出了一张白眉白发、满布皱纹的巨型面庞。“主人，”老忠仆说着，丝毫听不出是电子合成声音。“我认为和预计的差不了多少，时间近了。”

煜没有回话，他明白老忠仆的意思，也绝对相信老忠仆的话。事实上，‘敬启者’号的航行工作，一直都由超级电脑“老忠仆”准确无误地执行着，煜除了偶尔作出些简单的修正外，其馀时间，便是作人工冬眠。

渐渐，煜发觉下的时间越来越多。起初地球不住传来各种资讯，包括音乐、文学、影片、虚拟游戏等等。後来宇宙船离开了银河系，与地球通讯断绝，也再没有甚麽消息传来。

但‘敬启者’号上所装载的资料，已足够他浏览好几百年。

於是，学习成为了煜的主要工作，也许该说是他的娱乐。他不须要交际，更不用花时间在交通上，一天到晚只是学习，他已累积了大量的学识。

可惜这里不是地球，否则他一定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

这时老忠仆脸庞幻变出大堆亮绿数据。他看着第一行：地球时船上时  
决斗次复制人复制人煜岁间间数号数岁数数战斗时间 2099 年第 1 年第 1 次  
1 号 25 岁 25 岁 1 秒 3011 年第 2 年第 2 次 2 号 25 岁 26 岁 1 秒 4080 年第 4  
年第 3 次 3 号 25 岁 28 岁 5 秒

.....

他的眼光停留在最下方一栏的闪蓝色数据。数据迅即放大：地球时船上时  
决斗次复制人复制人战斗时间间数号数岁数煜岁数间不详第 1250 年第  
872 次 872 号 25 岁 1275 岁 10 分钟

.....

老忠仆面容缓缓淡出，整个领航室外墙转成透明形态，映出‘敬启者’船外的星世界。

蓝巨星、红巨星、白矮星、银河系.....煜立在不住疯狂後退的澎湃星浪中间。整个宇宙里，就只有他知道这八百多次决斗的真正奥义。

头胪旋上，头罩落下。这是第几回的决斗，煜已记不清楚，而且也没

有需要知道。

真实的星河。敬启者号。领航室。透明柱舱。大椅。虚拟头罩。虚拟世界。然後造出虚拟的星河。

这次是虚拟的超巨型环状行星。一圈赤红的漩涡在行星表面卷动，每一漩涡足有数个地球大小。

在这再普通不过的环境，煜比往常多了一份不安的感觉。他以往是不选择任何武器的，可是最近几次，他不但选取武器，而且越来越重型。

像现在，左手持着一台闪蓝色的核子步枪，右手是沉甸的榴弹炮。

巨大行星表面划过闪电。

对方会在那里？

二十分钟过去，仍没任何动静。

倏地，恐惧自背部直冲脑门。他猛然转身，为背後高速狂飙至眼前的对手而惊讶。

然而教煜更感到可怕的，是对方赤手空拳，没有任何武器。

煜举枪便射，光弹如怒潮涌出，却全落於虚空。

煜感到身後有点甚麽，半秒内猛地背转过去——

没有——

再别过头来——视线已被伟岸身躯完全挡着。

对手就在眼前，太空衣上闪着银色“1201号”字样。在百分之一秒间，1201号出手紧捏着煜的颈项，煜手上那两台威力强劲的武器，只有无力垂下。

“呵呵……你败了。”1201号轻蔑笑着，手上加劲。“我知道，你把以往的一千二百个杀死，可是，这次终於败在我手上。”

煜可以感到死亡的迫近。他那双无神的眼珠，看着眼前依然是25岁的1201号，忽然满意地笑了。他回忆起不知多少年前刚离开地球时，老忠仆的说话：

“旅程无尽，但生命却是有限。即使人工冬眠也不能确保你在有生之年到达另一个行星。惟一办法是把自己复制，薪火相传，直到完成旅程……”

於是他复制了一个身躯，叁千个头颅，再通过虚拟系统，与复制人决斗。每一次决斗的经验，会被输进其馀的头颅当中，而煜在船上所学习的知识，也同样会复制到其他头颅里。

因此，头颅所装载的经验和知识越来越丰富，而且头颅与身躯接合前，永远是25岁，体力停留在巅峰状态。

但煜只会越来越老。

1201号手上再用力，煜的颈椎格格作响。他的视野已渐渐朦胧。他静待着即将来临的死亡解脱——十秒以後，虚拟世界的他将被折断颈椎，而程式同样会依据参予者在虚拟世界的损伤程度，破坏真实世界里参予者的脑细胞，使其死亡——他再也不会透明舱的椅上醒来。他终於达成心愿：找出一个无论在体力、智慧、经验方面均无懈可击的复制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去完成人类最伟大的旅程。

他闭上眼，准备为无尽的旅程中，那过份悠长的悲哀生命刻镂句号。

立在舷窗前的，是炼。

炼最爱把整个领航室调整成墨黑夜空、夜幕上高悬着无数颗有红色漩涡在表面转动的行星。而自己就这样把自己置於群星中，品着1894年份法



国西南部出品的红酒。

当然，任何年份、任何味道、任何色泽的红酒，全都是分子聚合器通过分子变换而制成的。红酒从制成品的管道输出之前，可能是酒，也可能是排泄物。

这也是炼最无法忍受之处。这艘称为‘敬启者’号的宇宙船，现正以光速的 95% 行进着，还在不断地加速，一点一点地企图超越光的速度。然而，无论这艘船能跑多快，炼的生活空间也仅限于船上。他不止一次向船上的超级电脑“老忠仆”询问宇宙船的终点，但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

“人马座星系，第七行星，那是一颗极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至于距离方面，打个比喻，假设我和你的距离是叁米，那么地球和人马座星系的距离米数是十的二十次方。”

“那多久才会到达？”炼每次都傻兮兮问道。

“大约一万光年，主人。”

“那等于多久？”

“大约一万光年，我的主人。”

一万光年！要多久？炼不知道。宇宙船跑了多久？他更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肩负着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原来同船只有那么一位同伴“煜”，也因为意外死亡……岁月太长，他只记得这些。他总觉得这台超级电脑那肚子里电路板纹路中间，一定潜藏着甚麽阴谋。

“你以后不要叫老忠仆了。”炼恨得咬牙切齿。“你叫老奸巨滑吧。”

“知道，主人。”老奸巨滑传来电子合成声音。

当‘敬启者’号的航速达到光速的 99% 时，船上的光阴流逝得更缓慢了。当然，炼的生理时钟仍正常运作，远古时期的相对论以相对为大前提，炼的主观时间没有甚麽改变，只是船外的时间溜得越来越快。

但炼却感到时间过得越来越慢，这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大愿意担当领航修正工作，也不肯作人工冬眠，也因此老化得很快，面上已失却年轻的光华。船上的资料库早被炼浏览殆尽。

接下来，他没有甚麽可做，只是每天凝视着舷窗外的光海。

事实上，炼脑子里想的尽是地球的事情。他变得脾气暴躁，要不是船身以太阳系的水星钢铸造，炼老早把‘敬启者’号拆掉。他常常埋怨，纵使自己能在 1 秒间越过 27 万地球公里的辽阔时空，那又怎样？他根本无缘目睹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分子聚合器可以烹调出一百种不同味道的牛排，可是他偏偏渴望看看一头真正的牛的模样。

渐渐，炼变得沉默起来。他暗地里明白，这艘宇宙船就像荒岛一样，岛外是浩瀚的星海。而自己像是一个孤儿，从出生便被丢到荒岛上，度过童年、长大、衰老、然后死在荒岛。

他把船上资料库的知识全都牢牢记住，但就只是这样，并没有新的知识，而旧的知识也没有可以运用之处。他整个人如往深渊掉下，一蹶不振。

他开始恨。恨‘敬启者’、超级电脑、还有那位炼对他知之甚少的“煜”。

直到这么一天，当炼已确实牢记了资料库所装载的学识以后，“老奸巨滑”终于有了新提议：

“旅程无尽，但生命却是有限。即使人工冬眠也不能确保你在有生之年到达另一个行星。惟一办法是把自己复制，薪火相传……”

於是“老奸巨滑”开始介绍虚拟感官系统。

炼感到莫名的兴奋。原来宇宙船内有一个能进入虚构世界的系统，而且那世界是无限大——更可以任意设计场景！炼脑际瞬间闪过千百幅从资料库看过的景像：山川雪地，海岸月夜，还有漫天星星，还有牛……

所以，對於老奸巨滑提出的定时决斗计划，炼并没有在意。他只当这是游戏一部份。

他没法知道老奸巨滑的真正目的。

又过半个光年，炼的第一次决斗终於来临。

躺在巨椅，顶上一排久未开动的头舱缓缓落下，旋在一具全新的身躯上。连着无数光纤的盆状虚拟头罩，缓缓落在迷茫的 1202 号头上，另一台落在炼头上。

决斗！

和以往在虚拟世界游乐不同。这刻炼感到很紧张，一颗心仿佛从嘴里跳出来。当电殛输进大脑松果体时，感觉极度熟悉。这滋味甚麽时候试过？是刚出生的时候吗？

他茫然地挑选着武器。决斗，绝不能轻视！他为自己选取了一具机动步枪。为安全计，还有一套钛合金铠甲……而对手方面，起初炼只为 1202 号选了一根木棍，但这样的决斗好像没甚麽意思。最後他还是挑了一柄短刀给 1202 号。

“Round1”

“Fight”

先是往常的一片墨黑，然後黑幕如粉碎般一点点落下，露出真正的背景：广袤的湛蓝晴空，明净得没有半片白云；脚下沉甸甸的，低首一看：是连绵万里的黄沙，直延伸到天际。

整个世界，只有蓝与黄。

这就是炼挑选的环境。

没有风。这样就无法嗅着敌人的气味，难度便会提高。炼蹲下来，用手舀着沙粒，再任由沙粒顺手滑下……沙粒澄黄，幼细无比——多麽真实的感觉！炼真希望自己永远生活在蓝与黄的世界里，而不是漆黑之中；尽管‘敬启者’号速度越来越快，越过一个又一个星球，但又怎样？他根本没有机会站在那些星球上，吸一口气，驰骋於再实在不过的沙漠之中……

或者，自己根本活在一个梦里？炼根本是一个在火星沙漠生活的牧羊人，这天工作顶累的，便躺在沙上，造梦，梦见自己在宇宙船上，好久好久，梦仍未幻灭……炼摇了摇头，想起了从前从资料库浏过的一句说话：“幻觉之於幻觉，也是真实的”……

他决定全力投入这种真实当中，他要战斗，只有这样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

炼凭着感觉，踏着黄沙向前步步推进。直到他肯定了敌人位置，便踢起铺天沙尘，发足狂奔起来。

蓝天与黄沙的相交点处，终於隐约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是 1202 号没错。炼按捺着兴奋，很快跑到 1202 号跟前。

“这不公平。” 1202 号根本没打算逃走。看着炼手上的机动步枪，再看

了看自己紧握的短刀。

“这宇宙里没有甚麽是公平的。”炼踏前一步。

1202号没有退缩。炼勇敢，他也勇敢，他们本来就一样。

“如果我和你是一样的话，”1202号说。“你该给我同样的装备。”

“不一样。你只是我的复制品。你没有名字，你只有编号。”

“你有名字？”

“我的伙伴称我为炼。而你，只能被称为1202号。”炼轻蔑说道。“也就是复制人。”

“有1202号，就有1201号。你被称为炼以前，也不过是复制人。”

“胡说。”

“我为甚麽要胡说？如果我能打败你，我就能从椅上醒来，与你的身躯接合，然後获得名字，由复制人变成真人，再接受其他复制人挑战……”

“闭嘴——”板下按钮，机动步枪不住吐出子弹，激起沙尘暴飞，世界顿时淡黄一片。

失去了1202踪影。

炼环顾四周，心慌意乱。那会有甚麽地方可躲？除非——

就像天生已具备的本能一样，他霍然转身，1202号的身影一掠而过。

“船上的头脑全是复制人。”空气中传来对方的声音。“但知识和经验会不住Updated到头脑内。超级电脑要确保船上永远有一个各方面处於顶峰状态的人类存在，而这个人类便是通过决斗来产生。”

炼再循声音转身。仍然只见黑影闪过——

“我们这一千二百个脑袋，在无尽旅程里相互比拼，胜了便可为王，直到更强的产生！

这完全是超级电脑“老忠仆”的主意！”

炼再转身。

“来吧！炼！船上的正身！我们要革命！消除这种制度，取消这种不公平的游戏……”

不公平——

等等。如果大家的智慧和体能都是相同的话，为甚麽1202号的速度会那麽快？除非装备有所差异，但自己手上是强劲的步枪啊……

是身上的铠甲！

炼迅即踢起一片黄沙，在黄雾里解下铠甲。

他发觉步履轻快自如了！一别过头，惊魂甫定的1202号就在身旁。

“别想要取代我！”炼想也没想便扣下板机。直到1202号的身躯被射成蜂巢，炼仍像发疯般不住射击。

炼就这样静静倘佯在大椅上，参透1202号的说话。

他没有理会身旁那具已被摘下头脑的躯体，只是怔怔盯着透明柱舱上一列垂下的、闭上眼睛的头脑。

像照镜。

炼苦笑着。即使“老奸巨滑”没有告诉他甚麽，他也隐约理解了一切。

他也猜到了，他不会这里是这里原来的主人，他只是一个在旅程中段才出现的角色，当旅程未完成而自己已年老力迈，自会有新角色取代，然後再有角色登场，再取代……

那麼，他为了甚麽而生存？在船上一万年的时间里扮演数十年的主人，然後死去？

良久，炼再度下达了指令，另一颗头胪又被旋下来，接合到身躯上，头罩落下。

超级电脑“老奸巨滑”无声地看着这一切。

草原，山坡，天抹微黄，香熟夕照。还有归飞的宿鸟、系铃的牛群。微风送来好多的气味。

草的气味。

花的气味。

还有敌人的气味。

炼悠然躺在小丘的草地上，看着落日被地平线一片片削去。直到 1203 号靠近小山丘，炼仍然躺着。

“你考虑好了吗？”炼说着，头也不回。

“……考虑好了。”1203 号拖着长长的身影，像料到炼有此一问。“与其永远沉睡，不若试试生存的滋味。”

“不害怕吗？”炼再问。“无尽的旅程？无尽的生命？也不知道生存为何……”

“不怕。到害怕的时候再後悔好了。”1203 号笑着。炼也笑了。

夕阳沉入群山的一刻，1203 号把利刃送进了炼的胸口。炼的世界刹那间变得和夕阳一样殷红。

炼虚弱地微笑着，望向天边。众星逐颗挂上夜空，再组构成巨大壮丽的蜿蜒银河，横跨整个天空，仿佛延伸到永。人死後会怎样？以往炼曾向超级电脑问道。

“离开地上世界，飞到宇宙尽头，与不落的群星交谈。”超级电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随便援引了一些资料库所装载的古代名人谚语。

但愿“老奸巨滑”是骗他的。炼那里也不想去——临死前他想到。他只想永远留在这块草地上。

焕猛然睁开眼睛。

像是谁早已把名字输入他的脑部一样，他知道自己被称为焕，一艘名为‘敬启者’号远程宇航舰的惟一驾驶者。

其馀的甚麽也不知道。

焕揉了揉眼，瞥见了身边躺着一副身躯，体型和自己相若。而那身躯的头胪，正被一只机械手臂抓着，像螺丝般旋了几圈，抛进後方一个深洞，被利刃碾碎，然後弹出太空。而身躯则缓缓输送到相反方向，在焕所不能看到的暗角，掉进食物循环系统内。

直到这时焕才看清楚身处的环境。透明柱舱，亮绿仪表，还有顶上一列闭眼的头胪。

焕摸索着，自透明柱舱步至领航前的巨型光墙。

光墙蓦地投射出一张佝偻老者的满皱面庞。

“你醒来了，我的主人。”依然是千年不变的纶音。

“你是谁？”焕问道。

“我是这艘‘敬启者’号宇宙船上的超级电脑‘老奸巨滑’。”合成声音一字一顿。

“你的话语等同於命令。”

从离开太阳系开始，超级电脑已被安排好一切工作，当然包括如何照顾船上惟一的人类。每隔若干时候，超级电脑便会促使人类与自己的复制人进行决斗，强者得胜，胜利者便成为船上新主人，继续旅程。为免思维紊乱，新成为主人的复制人都会被洗去若干记忆。

像已成为“焕”的 1203 号。

一切重演。一切安稳。为了完成旅程，不能有任何变故。

然而每一个复制人的思维总有那麽一点差异的。像煜锺情星空、炼喜爱自然。

而焕想念地球。他终於向老奸巨滑提出抗议。

“我们有机会回到地球吗？”

“你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时日如飞，宇宙船继续在星海狂。每隔特定时间，超级电脑总会将过去一样，把台词背出：

“旅程无尽，但生命却是有限。即使人工冬眠也不能确保你在有生之年到达另一个行星。惟一办法是把自己复制，薪火相传……”

於是老奸巨滑开始介绍虚拟感官系统。

“FIGHT！”

洁白的云，蔚蓝的天。

焕好奇地看着这一切，以往只能在资料库看到的景像，现在竟那麽真实地呈现眼前。这次，焕脚下的是一块没有任何接口、如镜面光滑的平地，反映着整个天空无数的云，焕立在实感的地面，感觉却像浮在半空。

在这种环境决斗，对手也没有甚麽地方可以藏匿。他紧握和对方手上一模一样的长剑，严阵以待游戏开始。他凭着感觉一步步在镜面搜索，走了一回，又跑了一回。这世界是无限大？还是他一直在一个镜面球体上徘徊？焕开始纳闷。

然而较诸从没更新的数据库和从无变改的星空，虚拟世界却吸引多了。

在甚麽地方？他感到累了，便垂下头来。在千分之一秒间他已知道——对手就是自己在镜面上的倒影——那立足之处蓦地迸裂殆尽，镜面化为亿万银点，把焕扯进镜内的反面世界。

银点如幽灵般飘动，瞬即游聚成扑面而来的剑气。焕侧身避过、反手送剑，两刃在冥界里交击，爆起沉音与火花。焕终於看到了实体的 1204 号——

他几乎被那双凌厉疯狂的殷红色眼神刺伤！

“倒下吧！”犹如野兽咆哮。“只有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击倒你！”

1204 号说罢便引剑急转，反方向直劈而至，焕闪避不及，左臂被硬生生砍断。

“宁为耀目流星，光尽而灭——”1204 号回剑沉腰，身旁像多了千百疯狂舞动的长剑。“不作默然星，悠悠沉睡终古！”

焕想起了！他自己不正是 1203 号吗？他正是取代炼而成为敬启者号的主人！而这虚拟世界根本不是甚麽游戏，对任务来说，这是筛选最佳的下一

任领航员的地方，对电脑来说，这却是一种游戏！

“超级电脑——”一刹那万千光剑已将自己包围，“停止游戏——”

一切停止。镜世界如水光滟淡出，再淡出。景像又回到透明柱舱。焕的手上空空如也，哪还有甚麽剑？反而头上沉重无比——是巨型虚拟头罩。

“主人，”老奸巨滑声音透着不满。“游戏过程里有甚麽问题吗？”

“这不是游戏！这是复制人在互相残杀！”

“我只是执行指令而已。”

“那麽，取消指令。把这些头胪全都消灭。‘敬启者’只容许一个领航员存在。”

焕刚说完，透明柱舱便起了一阵骚动。低频的机器运作声响起，仿佛包含着老奸巨滑的窃笑。下一刻，整排一千多个头胪缓缓移动，舱顶揭开，头胪便像炮弹一个接一个弹出。因为真空和高速的关系，头胪在弹出时被压至眼睛张开、舌头外伸，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不过一会，透明柱舱顶上的输送架已空空如也，焕怔怔看着一切，好不容易才定过神来。

这时柱舱只剩下两个完整的人。

“快收起头罩，老奸巨滑。”焕发现自己仍动弹不得，许多光纤依连头罩，头罩包裹着自己。

没有回话。

“喂——”焕慌了，但也迟了。却只见一只机械臂从暗角伸出来，把一管幽蓝色的光纤像注射般接合到焕身旁的另一具身躯上。头罩又再降下一些，焕的视野回到镜世界。他最後听到说话是：“恕难从命。”

“FIGHT！”

剑光更盛！

焕感到自己简直浮在银白色的剑浪当中。他想挡格，左臂伤口却教他动弹不得。汹涌的剑海当中已再没退路。这时眼前的缺口倏地张开，1204号自缺口中出现，把剑送进了焕的胸口，他们眼神有那麽刹那交接着——

森冷无神的目光，没有生气——那不是1204号！那是——

超级电脑！

那麽说，他将要死在老奸巨滑所控制的躯体下！没可能！半秒间他双手紧握已深没胸中的剑身，力拔而出，鲜血满镜面。

焕看着双手——慢着，怎麽左臂又复原了？

难道在虚拟世界里的物，就单凭意志去塑造出来？已被削去一臂的他因情急而本能举起双臂，双臂便会重新存在！那麽——他低头瞥着胸口，想像着鲜血狂喷痛得撕心裂肺的胸口会自动复原——

伤口半秒间已然复合！

这时铺天盖地剑浪再度涌至，但焕已了然不惊。他甚至抛下手上的剑。

在虚拟世界里，手中无剑，但心中有剑！

转念间，所有镜面投射出亿万剑芒，把蓝天白云悉数刺穿，1204号在半空里剑势顿解，身躯被焕的剑阵击得完全粉碎。

镜面世界崩溃，焕再度落於虚空。

焕倘佯在宇宙里，不知道飘浮了多久。

所看的景像，和在敬启者号领航室看到的并无分别。但焕知道，自己即使击败了超级电脑模拟出来的对手，思想仍 d 在虚拟世界里，无法逃脱。

又过了数尽的岁月，焕的脑际灵光一闪。斑斓的星海里，终于出现了一艘臃肿巨舰。

焕想追上去，就追到了。近看巨舰的外型，就像是资料库中看过的古地球海洋生物——鲸鱼。鱼背上透着一个巨大的“金”字。焕一转念，躯体已然透入船身，落在舰桥上。密麻的仪表背後，一位老者背负双手而立。

焕双足一点，站在老者身後。

“Password？”老者张口，却吐出机器化的音节。

焕还未会过意来，口里却自动说出了一连串难明的字音。然後整座舰桥响起了一记清脆的银铃声：“Accept。”

老者缓缓背过身来。面容竟然和老奸巨滑一模一样。焕全身顿时剑拔弩张，他不想再受肘於任何电脑，即使在虚拟世界。

“这里是敬启者 1 号。”老者面容祥和，“请问需要任何资料援助吗？”

“你是超级电脑？”

“当然。正确来说，我是太阳系星级电脑系统老忠仆 1 号，现正监控宇航舰敬启者 1 号，往鲸鱼 X 座第十行星途中。”

“老忠仆 1 号……”焕想了想。“你是说，老忠仆不只一个？”

“太阳系星级电脑系统老忠仆共有 5 台，分别置於敬启者一号至敬启者五号上。五架宇航船自地球历 2099 年开始，向银河系五个目标星系进行探勘。如有特别情况，五部超级电脑会作超空间联系。而五艘船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命名，领航员亦根据此特质而分发姓名。”老者转过身来，双目精光一闪。“你有编号吗？或者，名字？”

“他们称呼我‘焕’——”

“那你是来自敬启者 4 号了。目标是人马座第七行星对吧？”

“对。可是船上的电脑老奸巨滑——”

“甚麽？那该是老忠仆 4 号才对呀……”老者说罢，随即上双目。领航室前的巨型视讯墙开始闪动影像：

……

航行日志搜寻

范围提示：敬启者 4 号

寻找关键：老\*.\*

……

请稍候

……

寻得项目一个

声音没有影像

播放：

老忠仆 4 号：人马座星系，第七行星，那是一颗极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至於距离方面，打个比喻，假设我和你的距离是叁米，那麽地球和人马座星系的距离米数是十的二十次方。

炼：“那多久才会到达？”

老忠仆 4 号：大约一万光年，主人。

炼：“那等於多久？”

老忠仆 4 号：大约一万光年，我的主人。

炼：你以後不要叫老忠仆了。你叫老奸巨滑吧。

特别指令：自动复制老忠仆 4 号

成功

老奸巨滑：知道，主人。

……

“原来这样。”老者沉吟着，焕看着他。“你们船上的一位领航员错误下达指令把电脑系统复制，结果船上存在了两部电脑：原来的‘老忠仆’和新衍生的‘老奸巨滑’。但由於自我复制的质素问题，‘老奸巨滑’不能有效执行决斗指令。”

“决斗！”焕呼喊着。“我当初以为虚拟系统是供领航员解闷及学习的工具，但竟然是用来决斗！为甚麽电脑硬要规定人类复制自己，然後在虚拟世界里决斗？这不是太残忍麽？”

“这是你们人类的科学家们想出来的，电脑只是执行命令。不过老奸巨滑在最後违抗指令罢了，但不能抹杀这种决斗的意义。”老者冷冷说道，目光似穿过了焕的身躯，遥望着远古的记忆。

“当初地球发展星河勘探计划时，适逢复制工业崛起，解决了无人驾驶远程光速宇航舰的问题。人类只要在每艘舰上安置仅仅一个人，当旅程漫长而领航员衰老死亡前，便藉着复制技术，复制一个更年轻的自己，以继续完成旅程。这是因为在旅程中会有机会遇到外太空智慧生命，没有人类在舰上与之接触，根本没有意义。所以船上必须永远有人存活，而且这位人类，必须是体力处於巅峰，并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否则难以准确完成任务。”老者顿了一顿。“这人便是通过现任领航员和复制人之间的虚拟世界决斗来产生的。”

焕怔了好久，不能作声。这一切对他来说宛若幻梦，遥不可及。他出生在舰上，然後学习，再来是决斗。决斗以後被困在虚拟世界，听着天方夜谭般的梦呓……

“那麽，我现在该做些甚麽？”片刻以後，焕结结巴巴问道。

“联网系统会在一秒後把‘老奸巨滑’取消，这种异类电脑系统只会有害而无利。”

那自己也算是个异类吗？焕苦笑着。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甚麽。

“我能回去吗？”

“当然，焕。”老者笑道。“你的身躯根本仍在敬启者 4 号的透明柱舱椅上，只是精神留在虚拟世界里。纵然五艘‘敬启者’在真实世界的星海座标里相差极远，但五部超级电脑所组构的虚拟世界，却是能够互通的，所以你能来到这儿。”

焕点了点头。老者别过头去。

“你可以回去了。请放心，现在控制敬启者 4 号的，依然是老忠仆 4 号。”

“谢谢。但离去前我想知道，”焕的眼神闪过期望。“我能见着这船上的现任领航员吗？”

“现任的领航员是‘镭’。可是很抱歉，我不能让你见他。因为五艘敬启者号上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每艘船上只能有一个王，要取代这个王，必须通过决斗，或者革命。你要见镭，意味着你们要在这艘宇航舰上决斗。”

“那麽，算了吧。最後一个问题，”焕闭上眼睛。“电脑会听从人类命令



吗？即使是复制人？”

“会的。但复制电脑会否反抗复制人类，这就超出我所知了。”

焕缓缓张开双眼。他又回到原来透明柱舱的大椅上，头罩已然升起，高垂在舱顶。舷窗外的星光仍汹涌流动，壮丽如昔。

“欢迎你，我的主人。”是焕从没听过的电子合成声音，这就是敬启者 4 号上的真正超级电脑：老忠仆 4 号。

“我们还有多久才到人马座？”

“我们已走了叁分一距离，大约还有七千光年的路程。”

“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焕指了指没有任何头庐的舱顶。

“那麽，可以把领航员复制。要不，超长期人工冬眠也可以。”

焕没有作声。他在舱内来回踱步，暗里已下了决定。

“准备超长期人工冬眠。”他说道。“而且即时改变航道。回地球去。”

老忠仆静默了数秒，仿佛在搜寻合适的应对。

“可是，主人，我得提出一点：因为浦岛效应，当我们回到地球时，地球已经历数万年的岁月，那时的世界可能迥然不同。你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没错，他正准备接受属於自己的人生。虽然是复制人，但也是人。他不要执行地球指派的使命，当然也不要听命於电脑，甚至受囿於煜、炼等先祖。他就是他，有权控制自己的一切。人马座第七行星……这原来不是他的愿望，地球才是他的目标，他渴望目睹那湛蓝的行星。

“往地球去。”他坚持。

“知道。”而它顺从。

敬启者号传来低沉鸣动声，周遭的星光开始旋动起来。焕缓缓步进休息室，人工冬眠系统的透明巨罩如巨口般张开。由现在起的五年，敬启者号将会作反向推进，然後把速度减至光速的 10%，再调转机体，修正航道，朝着地球方向进发，逐步追上光速。这段时间，焕将会在人工冬眠中度过。

宇航船上，将再没有任何领航员。

‘敬启者’低吟一声，准备由星河的分流，驶回星河本源。

